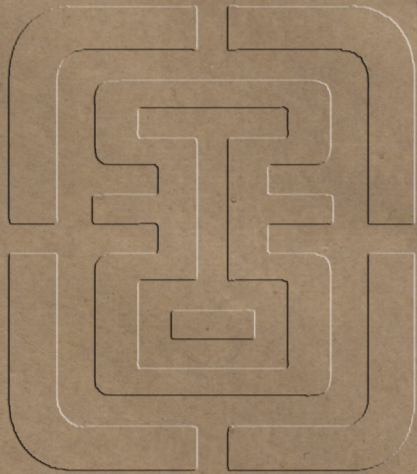




1463



金華黃先生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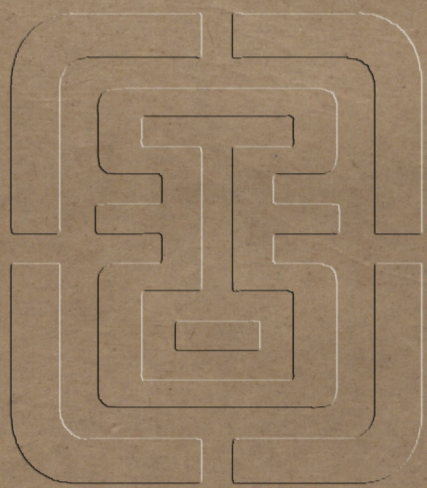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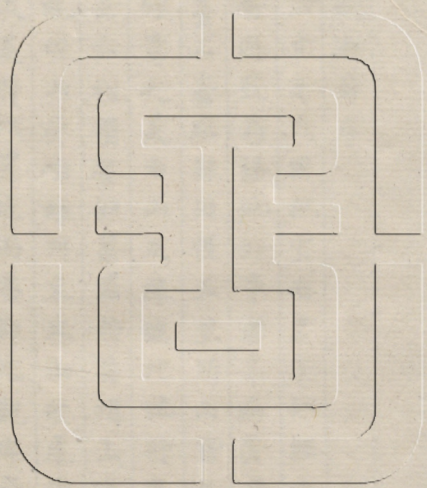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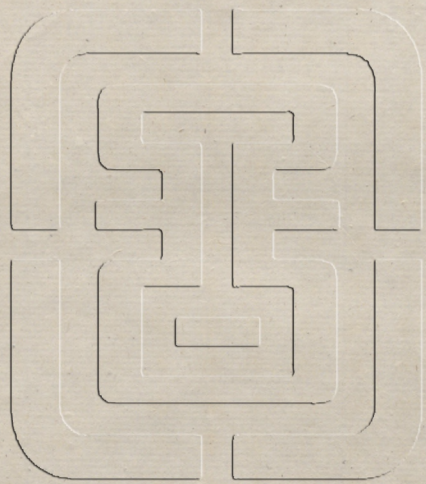


Centimetres
TIPP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Inch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十六

續卷十三

序

石臺紀遊詩序

寧海多大山其高或俯視雲雨名于仙經地志者天門閭風丹
丘桐柏而南因號為福地好事者率病其幽遠險絕莫適至願
獨喜遊石臺石臺距縣治僅五里所山皆土阜非有奇巖峭峰
水泉花藥竹箭之美由山足緣坡陀蛇行穿灌莽而上至其脊
乃得巨石五六相積壓如累甃物其項上隆然正方而平旁可
坐十人旁眺四山屏峙離列東北山缺處海霞島霧縹緲可睹
也臺之勝止是特以卑近而易即凡觀遊者恒用為稱首于佐
縣之又明年始合耆俊之士登斯臺扶別蔽翳求昔人之遺刻
既漫滅不可識唯慶元諸老題詠故在徘徊久之望東麓杉松

蒼翠苑楠隱隱或曰是謂南園南院乃歛而林馬因相與飲酒賦詩抵暮而去蓋忘其為山之卑地之近也孰使予樂焉而無志乎其高且遠者非茲臺也耶然予聞古君子雖甚陋必有游息之物以養其觀聽而發其意慮早高近遠物之不齊者也夫苟無累乎物斯異方而同得也詩所以志茲遊之得序而歸之南園以為石臺故事

劉忠公奏議集序

嗚呼君子小人之勝敗國家治亂安危繫焉誦其言而欲知其人尚論其世可也宋亡久矣自熙寧而元祐而紹聖而建中靖國姑寘勿論故侍御史守戶部侍郎致仕贈中大夫劉忠公之事理宗其處君子小人勝敗之幾者乎初史嵩之以右相出督專務張皇邊事迺制朝廷暨入據相位引拔私人布列要途持

推自恣益甚言事者有及之輒斥去公為御史彈奏侍從兩制而下九人葉賁以嵩之腹心居言路公不少貸賁左遷而公竟以是去國君子小人之勝敗未分也嵩之父憂起復三學士論沸騰而朝臣率皆瑟縮顧忌噤不敢言能言之者僅數人耳理宗亦患苦嵩之專而未知所慮念公素強直無所附麗可屬任以太常少卿召諫長劉晉之臺臣王贊胡清獻龔基先皆嵩之所倚以為肘腋亟請寢命新命理宗覽其奏夜出御筆遂四人擢公左司諫未至改御史君子小人勝敗之幾至是而乃決也公既引見達初執政金淵從官卿起濮濮斗南而下八人其言馬光祖奪情總餉實嵩之預為引劑之地尤中其姦于是邪黨漸解而理宗猶豫不斷公累章密奏乞早命言逾剴切相理宗悟嵩之訖不復用此君子小人勝敗之分也夫何國論肯定

綱已舉而日未張天不慈遺遂使人懷殄瘁之痛嗚呼悲夫公始在處僚應詔上書輪對進講隨所開陳咸有補益非從極捨細微苟備故事而已前後凡再入臺皆不及兩月盡言無避蹇蹇匪躬其崇論宏議既已載之國史所不勝書而見于家集者固不宜無傳也公歿迄今垂百年曾孫德輝懼其遺編久且墜孰探舊藏得奏草及經筵所上輯語附以館職策總二十有七篇以授潘使志諸篇末痛俟後之秉史筆者它詩文雜著則別集存焉或謂徐元杰以說書入侍語及嵩之事大契理宗之意晉之瓚等四人急攻元杰理宗悉然之起復之命不罷不行傳聞雖異辭實一事也公與元杰之死大皆以為嵩之所毒朝廷獨疑元杰無疾暴亡為輿詔獄至公與元杰俱被卹典則同一惘惘之辭始有深意乎考之內翰程公許所撰墓銘既稱公感

末疾卒又以與元杰並言且反覆致意于天運人事而嘆世故之不可料其旨微矣疑以傳疑亦史家所當知也故併著之

石峽書院詩序

宋尚書侍讀漉安方公以文學行義師表一世家食之日戶履殆無所容公因闢里第為講舍治祠宇其中以春秋行釋奠禮賜號石峽書院更築室其西而家焉

皇朝因其故額而設山中長員始頌于有司今山長方晉明病其規制稱隕將斥而大之公曾孫銅陵縣尹道銓至命徙所居室使益西以其地廣書院舊址族人亦相率割旁近地為助晉明乃與直學汪汝慈度其位置令士人有籍于書院者合私錢以徵工概備遷故所有堂殿及它室屋去迨隘而就顯敞且白于郡府徵縣長吏蒞其役起至正元年冬十月訖二年秋八月落

成之日夏君浦為識其顛末于石吳君暉為登堂舉知行之說以發揮公名堂之義兩人今為其鄉先達耆俊之士咸樂與之更唱迭和以慶其成前後為詩近百篇會粹為一帙屬潛序其首潛竊惟昔州縣未有學之時天下四書院而已其後州縣既皆立學而前賢講授之地與其所居所游亦莫不別建書院近世好事之家又多慕效創為之日惜月益而學與書院參立于州縣間亦已盛矣所謂四書院者其一曰應天本睢陽戚氏舊居戚氏自正素先生以道師自任傳子及孫俱為名臣或嗣主其書院南豐曾氏稱為能世其道德者也石峽寶公講授故處無異應天之在睢陽也擢倫魁後八十年道聲復奮身科級為今名流能修其前人之業使弗墜而愈振視戚氏亦何以異固非好事之家慕效而創為之者可同日而語也形于頌聲豈溢

美哉潛之曾大父戶部府君幸與公同對大廷而潛又辱與道
辱托斯文一日之雅雖鄙陋無能序作者之意其何敢辭庸述
其梗槩以為之序

方先生詩集序

黍離麥秀其為音之哀以思一也黍離出于周之大夫而與文
王清廟俱傳者雖鼎未遷風雖變猶有所繫也麥秀出于商之
仁人義士而不與齊那長發並存者薄社已屋風不止于變且
莫知所繫也夫既無所繫矣而其辭見于今卒不泯者豈非所
謂民之性先王之澤歟然則先王之詩固君子所不廢也先生
在勝國時未及仕而運去祚移抱其遺經隱于仙華山之陽窮
深極密殆與世隔久之稍出游浙東西州遇遺民故老于錢山刺
水間往往握手歎歎低徊而不忍去緣情託物發為聲歌凡日

用動息居游合敬耳目之所屬靡不有以寓其意而物理之盈
虛人事之通塞至于得失廢興之迹皆可察見故其語多危苦
激切不暇如它文人藻飾穠麗以為工也先生歿其音遂絕蓋
至是而百年之耆舊盡矣先生有友二人曰吳氏善父曰謝氏
阜父素以風節行誼相高而皆前先生死先生二子携梓懼時
無知先生者不敢輒以遺藁示人柳君道傳方官于太常自以
遊先生門最嫺圖其不朽者甚悉既賦辭銘其墓且探其家藏
摘五七言古律詩三百八十篇登為九卷屬永嘉尹趙敬叔刻
真縣宣以潛幸嘗及先生之門俾來俾為之序夫誦其詩而敬
知其人必也尚論其世先生之歿年不得從周大夫之後晚乃
于商之仁人義士而有志焉不亦悲乎此潛所為掩卷太息而
不已也異時龔公聖子見先生于鏡唐覽所賦詩識以二十二

言曰由本論之在人倫不在人事等而上之在天地不在古今
言先生之詩者無以易此矣潛復何云哉先生方氏諱鳳字詒
父娶浦江人年壽卒葬具如墓銘此不著

見山集序

始予聞餘姚人亟稱見山先生然莫得其所以稱也它日過歷
山之陽乃識先生又得先生所為詩嗚呼茲其所以為先生歟
先生葉氏初名某某或潘甲戌禮部正奏若于是祐國者方務
隔歲後進筆墨豪華樓之異挾猶無少貸先生竟不得奉大對罷
遣而歸其明年枋臣南遷又明年而三宮北上矣先生既依依
然無所售其技重山森林窮居而獨遊餘四十年凡古今事會
人物至于芥不魚虫之細目觸而心接壹發于詩故老往往置
不忍讀後生之聞之漫不省為何等語宜其莫知所以稱先生

也大惟曰元氣械橫薪之想之又曰危勉我王綱紀四方夫薪
樵山林也綱紀大業也而詩人始終致意焉一士之得失若無
預乎廢興存亡古之人固不然也先生之詩既不得升歌為清
廟歌為薪之想之之械橫又不可得而為空谷之白駒而遂為
黍離是果孰使之耶必有執其咎者雖然黍離之大夫當周之
東猶有祿食而服事焉視先生所處抑異矣感深者難忘習久
者易變不亦人之常情哉而先生之志未嘗以淺深久近為異
于此見禮義之澤民之性情有不與物俱化者其格力之卑健
語意之妍拙所未暇論也

隆山年先生文集序

若昔宋東都盛時眉山蘇氏父子出而蜀之文章被于海內渡
江後疆圉日感衣冠流散而蜀之文章萃于東南及其既久也

百年之遺老相繼淪謝而陵陽牟氏父子遂歸然為蜀士之望
以著年宿德擅文章之柄而確視乎東南者大理公一人而已
隆山先生大理公之家子能世其家業而不墮者也先生之大
父大資清忠公為時名法從所交皆當代鴻碩先生無不趨其
下風而接其餘論大理公既與世相違優游事外先生居家庭
之間父子自為師友日以經學道義相切磋磨母夫人鄧氏太史
李公外孫女又從而聞于史學大理公歿學者有所不知必
之先生而考質焉先生于前朝制度之損益故家文獻之源流
厯厯如指諸掌寒門下士窺見一斑於殘編斷簡中者固不足
以與此至于白首窮經莘莘杞杞而志其老閱貴游扶清才
雅藝以馳聘于英俊之域者亦未易企而及也凡先生所撰著
言必有實而其要歸一本于理普之善為品評者謂有山林之

文有臺閣之文先生蓋兼之矣內翰蜀郡虞公稱先生警敏過人志趣高邁援引根據不見涯浚其文沛然若江河之決不極所至不止真知言哉嗚呼墜緒茫茫千鈞一髮剝果不食萌芽方新斯文之未喪豈但為蜀士之幸乎先生有子五人獨必達必勝在必勝襲藏遺稿懼歲遠或致放逸乃彙聚為若干卷而刻焉書未俾潛序于篇未惟大理公仕宋季與潛之曾大父朝請府君同為郎于吏部潛生也後猶及拜公牀下而辱贈以言際今承平復著取士之令異時科第中人物存者無幾先生乃應聘出持江浙文衡而潛以非才忝與薦送故必勝以序為託潛之鄙陋哀朽安能知先生而發揮迷作之旨耶姑次第其梗槩云爾先生諱應龍字成甫其先由陵陽徙吳興先生辭京官之世賞而以咸清辛未取世科調光之定城縣尉仕未達而國

事已非先生既不有祿以貧強起為儒學官晚乃教授溧水州尋以建康上元縣主簿致其事先生之世系卒塋與其言行虞公已為誌于幽堂此不具

地鈴序

吳越忠懿王時有大比丘曰德懿為其國師能以山川國隴形勢辨地之吉凶凡作圖以志浙東西州之宜為墓地者千有三百師既示寂世罕傳其圖葬而偶直其處徵應率與圖合嗚呼何其神也師姓陳氏處州龍泉人得教外之傳于清凉法眼時天台學幾絕忠懿遣使十輩用五十種寶求得其書于高句麗五時入教之旨晦而復明實自師發之初師至天台觀智者遺蹤如故居且適同俗姓或疑其後身云然僧史中莫有名其為良葬師者豈秘不輕出人無得而稱耶抑其徒不欲以餘伎為

師累而諱之也予聞古之為城邑室屋若治地而葬者必以下
直用範而已繇之詩殷盤周誥孔子之語曾參可考也夫山川
岡壠之形勢亦甚易見顧獨求之難知之鬼神者豈非地之以
形盡而鬼神之為變不窮也哉後世陰陽家務聘其精鑿絕識
始不復受命于鬼神至師之為圖苟粗知方位者皆可按而求
之舉有盡之形周無窮之變雖聖人莫成其能矣客有視予以
其圖者請序而傳之嗚呼師非藉圖以傳圖固不宜無傳也予
既借師之自秘其徒又諱不道是用弗讓而題辭篇端焉

雲門集後序

越之山水雲門最勝剡河之東大抵皆以山水為州非它無勝
處也姑以越中言之禹穴秦望天姥四明五洩東山蘭亭鏡湖
剡溪或幽阻峻極人跡所不通或據舟車往來之會好事者不過

以一覽焉為足或密邇于城闈嗜人靜者不屑自混其中惟雲
門去人境近而不迫遠而不迂高僧上士多擇其勝地以為窟
宅名公才彥無不喜與之遊而為之紀述賦詠亦有未始至其
處而寫歆羨之意于文字間者焉予觀柳子厚記永之黃溪柳
之西山皆清遠奇麗勝處前乎子厚未有能啓其秘後乎子厚
莫有嗣其賞者豈不以荒遐僻陋去人境之遠乎子厚又于西
山錮錡潭小丘歎其久為棄地且謂使致之澧鎬鄂杜則責游
之士爭欲得之未澧鎬鄂杜在當時為神州赤縣第宅之聯屬
冠蓋之追隨相望不絕登臨獻酬之樂形于篇什者往往流傳
至今誠非窮鄉下土所有壯牧之家于樊川檀澧鎬鄂杜之勝
而終南山僧乃不識其姓名則以紛華侈靡去人境太近游方
之外者莫肯領留而日與之狎也有其勝而無二者之病其惟

雲門乎蓋地必以人而重人必以文顯而雲門沿流道價之宰
足以重其地者固多納交于賢士大夫而有文可見者雅音遞
發鴻藻交映亦未易一二遽數地以人重人以文顯而其文又
必賴後之人以傳上人允若所以汲汲焉致力于此也凡其所
哀輯上下千餘年得詩文總若干篇號曰雲門集將使予為之
序而刻之山中予不敢輒以蕪斐之詞寘諸羣言之首惟聖人
之贊易序卦虞末庸竊取斯義作後序以系乎左方

資正備覽序

至正九年冬 詔以中政院使榮祿大夫札刺爾公為資正院
使淑事伊始首詢官府之沿革及所總政務之本末次第前徽
政院紀源之書部帙汗漫而序述弗詳披閱再四莫得其要領
蓋設官之始在東宮則曰詹事院在東朝則曰徽政院互為廢

置間嘗改建儲慶使司及儲政院而詹事徽政之所掌悉隸焉
今天子始錫名資正院以奉中宮由其更易靡常新舊交承文
案填委舛錯隱淺猝難窮竟故于戶口之登耗財計之盈虧人
材之升黜工役之作輟皆無從周知公以為古之君子居其官
則思其職苟非有舊典之可稽則雖欲舉其職不可得也乃謀
于院官令架閣庫出所藏故贖俾經歷司官與提控掾史等精
加考覈會粹成書院官後至者咸樂贊其成凡本院及所統諸
司官屬之員數品級俸籍人戶撥賜土田方物貢輸歲賦徵納
銓選格法營造規程彪分明列細大弗遺釐為三卷號曰資正
備覽挈其大綱而萬目畢隨舉而措之斯易易耳以潛承乏隸
太史氏俾執筆題辭于篇端皆漢文帝問周勃陳平天下一歲
決獄幾何錢穀幾何勃昏謝不知平對曰有主者問決獄責廷

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帝曰君所主何事平舉宰相之職以對
帝稱善夫周勃陳平均有事不知而平知責之主者故勃自以
以為不如矧今資正領以專使 皇上為官擇人非執政侍從
近臣莫克當其選倚注之重豈羣有司比乎公乃不敢護于主
者而以身親之他日入侍 燕閒上承 清問必能枚舉以
對雖使陳平復生必自以為不如也抑是書之作不特蒐羅故
事以備闕文且將貽于方來為不刊之典其用意深且遠矣來
者尚無忽諾

科名總錄序

登科有記尚矣而鄉貢之士未有記之者昔未始有而今記之
以昔之所取者眾不易殫舉今之所取者寡可以遽數也取之
眾則其求也廣取之寡則其擇也精于至廣之中而得其至精

者焉則今之上于春官者皆昔之宜登于天府者也况夫或被
特思而躋顯仕為時聞人或由辟舉而能以材自奮可使其氏
名所無考見歟鄱陽徐勉之當場屋之初廢哀然偕計吏來京
師所謂登科記已不可復續乃會粹斷朝凡遇鄉薦者之氏名
合若干人次第成編號曰總錄蓋以為士之歌鹿鳴而來亦一
時之榮遇非謂 澤為止于是而已也
祖宗菁莪豐芑 赫然下明詔 闈羅四方之遺逸豈不以向之待
上方宵旰渴士 士也使之拘而不得肆卓詭魁傑之彥有未盡在吾彀中者乎
廣求而精擇焉不有得于此必有得于彼矣昔泰山孫明復眉
山蘇明允皆嘗試有司不合而以布衣名拜官伊川先生亦以
廷試報聞後乃應聘而起詎如今不有其人耶是固不待勉之

以傳而勉之此編則不宜無傳也乃弗讓而序焉

東郡志序

南山宋公以待御史致政居滑州滑領二縣而治白馬白馬故東郡地也公暇日閱前史及它傳記得東郡事參以舊聞作東郡志十有六卷屬潛序之譜竊惟昔之言地理者有圖有志圖以知山川形勢地之所生而志以知語言土俗博古久遠之事是以成周之制職方氏掌天下之圖而道地圖以詔王者有土訓之官焉小史掌邦國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而道方志以詔王者有誦訓之官焉凡皆連于朝廷而關于政全不特以資學士大夫之泛覽而已後世列郡或有志無圖或以圖合于志而未嘗領于王官有司率謂非史議所急漫不加省幸其士之有文學而好事者奮然欲以述作為已任而偏州下邑僻陋之境

無故家大老文獻之足徵其書雖粗具而莫能詳覈甚者遂缺而弗具儒臣史家卒有所詢訪往往無以應遺文軼事不得附見簡牘之末者多矣况其大者乎滑固名州公又以著哲為是州之望文獻有足徵者宜其為書纂輯也備考據也精所記人才消長風俗盛衰上可以明教化之得失而裨益乎治道古今文華事實沿革之故下可以俟采錄而垂之無窮豈託于空言以為著述者可同日而語哉潛是用序其大畧如此使覽者知是書非獨為一州之榮觀也

周易集說序

周易集說四十卷纂圖二卷古占法一卷林屋山人俞氏述其為說大抵祖程邵而宗朱古今諸儒之言之善有所弗遺也而其已意亦以附見焉其是非取舍不合于聖人者寡矣蓋古者

三易皆掌于大卜四學之教詩書禮樂而已孔子晚乃好易其
與七十子之徒難疑荅問固未有以易為言者易在秦在為卜
筮之書漢興言易自田何始何之傳為施孟梁丘其別出為焦
贛為費直贛專于陰陽占察之術而直惟以彖象文言等十篇
辭上下經至唐貞觀中又斷然俾學者以王韓為師費氏藉
以僅存焦氏又廢棄鼓者率以為理學近于費數學近于焦而
不知河南兩先生之精誼獨得非漢儒所及知者未可異同異
于其間也考亭夫子合兩先生之學以為書七十子之徒所未
聞于孔子者三尺之童咸得誦而稱之嗚呼盡之矣今傳其書
僅百年述作之士不阿以為同則矯以為異其所望于來哲者
果若是耶竊嘗聞之善立言者不必出于古不必不出于古也
非有異焉則其書可無作也非有同焉則其書亦不能以獨傳

也惟夫同不為阿異不為矯斯言之善者也俞氏其有焉是用
為之序以著其是非取舍之不謬于聖人者由其學之源委如
如此贛之者所宜知也

字鑒序

古之小學有六藝焉學之者必自數而書而樂而射御而禮其
為法至詳具求其為事又皆有次第而無敢以捷疾取朝夕之
效士生其時自幼至于成人非晨六物者不以役於四體接于
心思磨礪長養之有其素故其進而傳之以大學之教咸有以
成其材而就其實詩所謂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者也小學之廢
已久近世大儒始來古經傳輯以為書學者誦其言徒知有六
藝之目而未嘗身習其事其習焉而不廢者書而已而又昧形
聲事意轉借之辨迷文字子母音聲之原然則雖書亦廢矣聖

賢之託於簡策以傳者魯魚亥豕其存幾何後生小子方且玩
思空言高談性命而以為貴身詳世之具切近之意微誇傲之
氣勝此士之所以成材就實如古者少吳郡李生文仲年未弱
冠本說文作字鑑若干篇誠有志于小學者豈不猶行古之道
哉雖然此小學也以生之有志于古又能弗失其為學之次第
如此則夫從事于夫人之學以成就其材實者無患乎不古若
也子夏曰君子之道執先傳焉執後倦焉于於生則有望矣庸
識諸篇端以為之序云

法書類要序

君子之學必始于於藝書其一也古之人於鏤金凝土弓車皮
玉畫績之事雖藝成而下莫不有法而書之法無述焉蓋其于
書三歲而一同之考其文而已偏正工拙有不足論也厥今學

士大夫生乎書同文之後游心藝事者得以暇日審其偏正而
辨其工拙蓋可無以著其法哉是宜得之者不食而大呼見之
者掩鼻而嘔血夫何臨學之家率隨人以作計徇于今之學而
微于古之畧也子年十七八時嘗得所謂書苑菁華者竊書夜
而觀之因取其所不錄而雜出于史氏百家之言者次第以為
臨池拾遺記然以所見未博無能補其闕畧之一二焉後三十
年乃獲觀錢唐吳君所輯法書類要其多至于二十又五卷書
之為法備矣盡矣惜夫歲月之愴遠而予之不能從事于此也
君不鄙屬予以序予聞之孟子蓋曰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
亦必以規矩然而又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士
君子之游于藝與百工之事異乎知乎此則思過半矣敢援以
為序庸俟覽詳焉

送東川書院陳山長序

古之釋奠于先師者必本其學之所自出而各自祭之非其師弗學也非其學弗祭也今之言師友者孰不知求儒先之書而為其說讀若漢嚴子陵諸葛孔明晉王逸少陶元亮唐陸德輿白樂天諸人言談不及于性命其遺文之僅存者非世所用以說讀也或者猶相率尊師焉而月祝之不廢得不以其高風感烈使夫人觀感而興起有非說讀之所及歟予友陳君以選為東川學者師而元亮東川之先師也元亮于書未嘗務為甚解而其死生去就之際浩然無所滯礙不亦知道之君子哉二子之從君登斯堂也不知學元亮者祭非其學也舍元亮而他學焉者學非其師也而所謂五柳先生傳桃花源記歸去來兮辭等篇固不可以說讀為也蓋予聞之古有憲老而無乞言憲者

儀刑其德而已問而荅焉其次也有講焉有聽焉又其次也講而未必聽焉則末如之何矣君誠能令二三子知所觀感興起而以古人自任以千載自期一洗尋常說讀之陋斯善學元亮者也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豈惟學元亮者為然乎庸因君之行書其所與君語者以附贈言之末云爾

送高節書院劉山長序

尚論兩漢之士必曰經術名節自公孫弘至張禹孔光之流皆以經術致位宰相而持祿保位未能免阿諛之譏不有名節孰矯其失所謂名節則嚴子陵實倡之迄今千三百年其故所居及嘗釣遊處猶為之立祠即其旁置書院而奉之以釋奠于先師之禮焉其有功名教賢于章句儒遠矣蓋古之先師詩有毛公書有伏生禮有高唐生樂有制氏初不以賢其而尊事之行

其學則祭其人示有所本云爾唐制孔子廟由顏子而下為先師者二十七人有毛公伏生高堂生而無制氏詩書禮存而樂亡也孔門高弟惟顏子子夏並為先師子夏詩有序易有傳固學者所共宗顏子非有遺書可傳而以賢有德克配于先聖其後復列子夏于十哲而獨雖顏子為先師者詎不曰講習其言未若儀刑其德乎今之道學一出乎濂洛乾渚三數大儒此學者之先師也夫既立其書于學官而躋之從祀矣其為書院者又取前史所載高人逸士若子陵者以為先師子陵矯前人之失不過答侯霸之兩語它議論風指則昏寂寥無聞世特以其人之賢而尊事之如此爾夫道一而已發于文則為經術修于行則為名節豈若九流百家人自為學莫適相通乎建陽劉生仲寶以選署餘姚之高節書院山長餘姚子陵故所居也予聞

仲寶之先少師文簡公受業考亭讀論語至孟子欲無言喟然而歎謂言語非所以為學自是一意務為躬行實踐其出處之際與子陵雖殊而修名擗節視子陵可無愧仲寶家庭之傳必有異乎區區以呻吟枯槁為事者矣諸生在列仲寶進則風厲之以儀夫前哲退則以家學私淑之使羣居而講習焉不亦可乎仲寶之行也同志之上晤別贈言凡若干篇京兆杜君伯原甫實序之及未幾唐榘求予為後序杜君隱居武夷山中聘使在門而不為起庶幾善學子陵者仲寶試以予言贊之何如

送宣公書院陳山長序

古者學必有師歿則祭焉近世以吏為師者類喜讀唐陸宣公論諫數篇而莫有敢上援公為先師者獨其鄉之士以公為國故而禮祠之蓋知法者恒患乎少文聞公精于吏事而其文聚

古今之精英謂可資以為綠飾故愛而慕之耳至于公之畿陳時病本于仁義可為後世法者非儒家者流不能知也夫既為之立祠又即其旁治講舍置師弟子員而士之游于斯息于斯非性命不談方且與割裂傳疏之微辭碎義以求合有司之繩尺未聞有能紬繹公之緒言者學于其祭之所不及而祭于其學之所不傳何其來相戾若是歟公避諱不著書世所傳奏草奏議者合二十卷雖非可補罅以為闕門名家之學然今之由儒入吏者肩相摩袂相屬苟以公之言推而見于行事將見如公之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則今之為吏非昔之為吏者矣它日既仕而歸休于其鄉從見大夫修春秋之事于公之祠下尚何愧乎錢唐陳君以選為之師而予忝以非才與聞學政故于君之行以是為君告尚與諸生懋明之

送曹順甫序

曹君順甫與予居同郡且同舉教官予訖不調而順甫用累考序遷為溫學正其行也會予以督運吏書滿歸自海壖順甫謂予幸以一言識其剛于是距予與順甫同舉時二十又三年矣劣弱無似不能使其學與日俱進詎有以增益順甫之所未至哉然嘗從鄉先生聞乾滄師友之盛未始不嘆其人物之聚學術之散也蓋登之學陳氏先事功唐氏尚經制呂氏善性理三家者唯呂氏為得其宗而獨傳至于人自為書角立競起呂氏終莫能挈而合之也其在溫則王道甫之慷慨名義嘗合于陳氏矣而其言無傳焉陳君舉本薛士隆上下古今而和齊斟酌之以綜世變為說下皆與唐氏合其僅存者亦莫之傳也葉正則推鄭景望周恭叔以達于程氏若與呂氏同所自出至其根

祇六經折衷諸子剖析秦漢訛于五季凡所論述無一合于呂氏其傳之久且不廢者直文而已學固弗與焉三代之聖人遠矣于大道隳裂之餘而能必尊其所聞必行其所知豈非卓然獨立而不懼者乎是未可以專私蔽錮為其詬病也豈鉅淪沒既後無所依風承響按第以世之所共傳為信遂使散者不可復合不傳者日就泯墜安知紛然不同之中有混然大同者在耶夫考師友源流之自務合乎聖人之本統以壹諸生之道德學校重事也故予敢以為順甫告是雖非有以增益順甫所未至其有望于順甫則厚矣他日順甫歸休而與予游于鄉校尚把其緒論以祛所惑焉

送王照磨詩序

頃歲有司以浙東西鹽筭法久而弊謀更用官糶之法如淮南

法制下其事行中書擇可任倉氏之出納者得濟南王君以
洎于四明蓋君嘗據六察以為非君莫宜當其選也居亡何中
臺復奏署君海南憲府掌故豈以為向之瑣瑣者未足盡其
才耶嶺南去天萬里民生之休戚吏治之得失誠有大于出納
之事者矣國家宵旰求忠賢智能之助用典太平侍從近臣
為君知已非直如狗監之知子虛而已君之涉清華陪禁密固
可旦夕待天下事不又有大于嶺南間者乎未知一掌故果足
以盡君之才否也抑予聞之古之仕者行其志達其道焉斯已
爾成康盛時皮甫筋骨之斂僕賄人民牛馬兵器珍異之市皆
掌以再命之士陳肆辨物量度成賈四命之大夫實長而司之
為法至詳且密為事至煩且勞而莫有以不得其志為憾焉者
故其詩曰諄諄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又曰諄諄王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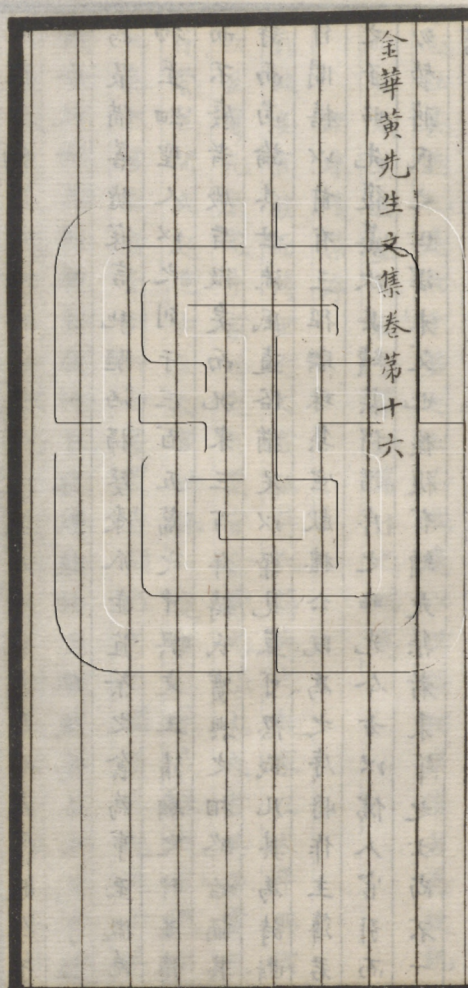
吉人維君子命媚于庶人不然則汲都尉之耻縣令而薄郡守
蕭太傅之雅意本朝其于道之窮達何如哉予幸以督運吏託
官聯于君觀君之敏而裕周而通使有以竭其才必不苟動其
志枉其道也是故于君之去不敢遽以世俗相華耀者為說說
而獨識其屬望之私于羣公篇什之端焉

聯珠續集序

節故多官族而傳世之久者稱蔣氏蔣氏之起家以太平興國
初至寶元康定中家始大有累官金紫光祿大夫者其子當元
符崇宣間咸起進士至大官世祿所逮且三葉最後起有進士
為嘉熙言官者至刑部尚書最貴顯尚書之猶子亦起進士為
將作監主簿有名咸淳時此蔣氏世次之可見者也潛生也後
弗及親夫衣冠之盛過其家而訪焉則高文大冊散落已久所

可徵者獨其詩而已竊惟古者載籍所記大辭令大褒貶存于
書春秋而其流風遺俗形于詠歌謠誦之間纖悉委曲見于詰
為最備善聽寐言馳驅洒掃棗瓜壺苴荼之食為事至微為
物至細聖人以此列于三百五篇之中與文王清廟之什並傳
而不廢者厥旨微矣而況宋三百年蔣氏實與之相終始誦其
詩而尚論其世流風遺俗猶足以槩見豈可忽哉凡其為詩斷
自開禧以前有三徑聯珠集宣獻樓公既為之序將作主簿君
之子昭先復纂次其續集俾潛序之昭先今方以儒入官引而
勿替蔣氏之世澤未艾也後復有續是集者秉筆之士尚不一
書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十六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十七

續葉十四

序

錢氏科名錄序

臨川危素編次 番禺劉耳校正

潛觀宋中興登科記未嘗不為之掩卷太息也嗟夫彼為舉子業者營營汲汲積其晝夜之勤至於獲自進於有司而升於天子之廷固千萬人所共嘆羨其先榮而以為不可企及者也今去之遠者不二百年數其氏名而泯沒無聞者已什七八幸而以材能致通顯有績用可考見傳子若孫鮮不失其業者若夫大賢君子所以垂世而不朽又非必恃科目以為存也是不亦可深長思乎通川錢氏四世九十年間第進士者二人特奏名一人貢禮部者十有四人待補太學生者十有二人迨國朝著取士令有名以道字子原者首應詔名賢書何昔之

泯滅無聞者衆而錢氏之世彌久孟振也意其積累以致此必有出乎科目之外者矣豈非古所謂君子之澤哉子原之伯祖籍田令與潛之曾大戶部府君俱高祐庾戌進士故子原以錢氏科名錄示潛使為之序而潛顧謂科目有不足獨特者其有望也夫其亦以自警也夫

徐氏詠史詩後序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蓋古者盛時之為詩薦於郊廟則有以見其盛德陳於朝廷則有以知其政之廢興施於邦國鄉人則出於上而被於下者又有以為教及其衰也先王之政教號令雖不行而流風遺俗有未盡泯是以風雅之變往往陳古以刺今至於王澤竭盡而無餘其詩始不足以使人創艾而興起故曰詩亡聖人不得已因魯史作春秋褒

善貶惡以示勸戒是則詩已亡而其可使人創艾興起者賴春秋而猶存也後之君子有作其文則史其義則於春秋無取焉仁人志士覽其事而有槩於心莫不為之發憤壹鬱嗟歎而詠歌之然或因一人或因一事以為言若王仲宣曹子建之於三良張景陽之於二疎謝宣遠之於張子房虞子陽之於霍將軍是已惟左太冲所賦頗及戰國秦漢事未有窮搜極討上下古今備究其得失而無遺者唐之詩人間有興懷陳迹章聯句續至於累百而止顧其言多卑近徒以資兒童之口耳於名教何預乎蘭谿徐公夙有聞家庭所傳儒先道德性命之說而尤精於史學凡司馬氏資治通鑑所紀君臣事實可以寓褒貶而存勸戒者人為一詩總若干首大義炳然一本乎聖經之旨誠有功於名教者也春秋作於詩之既亡而詩之能使人創艾興起

者乃復見於春秋絕筆千百年之後豈非先民性情之正有不亡者存詩與春秋固可迭相為用乎公歿已久仲子津始出其詩求許先生謙張君樞為序以傳不鄙謂潛益為後序潛竊觀先師朱子感興之作挈提前史之要領為言至約而有關於名教甚大朱子嘗謂學不可徒博亦不可徑約今之學者不由公之博何以入朱子之約乎是用志諸末簡以諗于同志其亦以為然否公諱鑿字秉國其父兄師友源流之懿見於前序者此不具

六藝類要後序

先王之教內施於國子外被於萬民其教之者有三德三行六德六行之別而均教以六藝為法至詳且密事至煩且勞而人生其時無弗學焉後世經殘教弛專門之士有不能知其名

物而通其意者矣況夫貴游子弟與凡民哉幸其遺法散見于經傳而雜出于他書後生小子雖以殊時異制不得身習其事猶可誦其言而粗窺其彷彿先儒朱子懼寢遠且益墜爰纂輯而彙次之以詒于方來其凡目存於小學之書而其宏綱大義微文小節悉著於儀禮經傳通解朱子自序禮之通行者及鄉射大射已畧見諸篇樂經亡逸遺聲久絕而書數日用所須不可不講取周禮鄭注太史公淮南子前後漢志杜氏通典為鐘律篇取唐開元十二詩譜為詩樂篇取許氏說文解字序說及九章算經為書數篇廢不可考者惟御法而已然其書作於朱子之晚年喪祭二禮既以屬之門人嘗欲請于朝以鐘律別為一書而奏不果上大射而下俱未脫藁書數則闕而弗具朱子之有志而未遂者能無望後之君子起而成之乎此六藝類要

之書所為作也。潛竊觀其所述五禮之義六樂之歌舞五射之法五御之節六書之品九數之計壹本諸經而參稽乎傳註史氏百家之說推尋其端緒以廣先儒之未備折衷其牴牾以啓先儒之未發有功於新學固多矣。豈徒足為好古博雅之一助哉。顧今之為士者類皆慕遠大而忽細微穿穴性命窮高極深而不察夫制度文為無非聖人精神心術之所寓道之與器未始相離也。明先王之所以教而成朱子所欲為之志不在是書乎。書凡六卷臨江周氏剛善父述有翰林瑄公夢碩顧與潛之同年王君師魯所為序潛獨溯其源流之自以為是書實繼先儒而作庶幾同志之士共謹其傳焉。

陸氏藏書目錄序

吳郡陸君居闕閩中四壁之外輒與賈區直君殊不以為溷一

榻蕭然環以古今書凡若干卷自經史傳記下至權謀數術記勝處初旁行數落百家車技之文櫛比而鱗次入其室如登羣玉之府而探蓬萊道家之名山焉忘其為居之隘也君既第其篇帙部分類列為之目錄以便覽者且屬予使序之夫稻梁稷黍魚肉果蔬人所資以為養生之具不可一日缺者也得之足以飽而不足以極天下之味言珍異之味至豹胎猩脣封熊之蹠可以為美矣而非可常致以給朝夕之須彼水草小蟲蝸范蜚蝣野果之實人所易致而未必皆知好其味也世蓋有嗜書若嗜飲食者顧所嗜之不同而有不可得兼耳君其兼而取之者耶倚相之所讀今也夫人而讀之韓宣子之所見今也夫人而見之延陵季子之所觀今也夫人而觀之世之不可缺者君固不敢專而有也蘭臺之所不常金匱之所不藏世莫之致與

夫可致而莫之好焉者君亦未始以為我之得私也然則君之志曷嘗不欲與世同其嗜乎此目錄之所由作也抑予聞之老子曰五味令人口爽好奇之苟游於君而獲其所嗜焉染指而出足矣尚無以秦人之象易吾之象也哉

鄭氏義門詩序

浦陽鄭氏聚族而居者八世有司為請于中書而旌表之號曰義門且復其家力役之征俾無有所與令集賢直學士揭公實為之記一時聞人往往賦詩以美之謂予與鄭氏居同郡知鄭氏者宜莫予若因屬予以序予家距鄭氏不兩舍而近納交鄭氏父兄子弟間歲行已再周其知之固深矣集賢公之所稱述豈有媿辭乎抑予聞之古有合族之道非士庶人所得行而親親之仁無貴賤一也合族莫重於立宗立宗之法或五世而遷

或百世而不遷五世而遷聖人不以為失於薄百世而不遷聖人不以為過於厚遷以辨其異不遷以統其同二者蓋並行而不相悖也若夫數百千指聚居而食難古公侯之家皆所無有而後世士庶人家乃或有之可不謂難矣哉是宜史不絕書而上之人所以褒嘉之者遂著於令逮至我朝史臣序禮典為目三十有二而旌表居其一然則凡可以勸親親者又聖人之所不廢也茲非所謂禮以義起者耶鄭氏於古人合族之道夫亦有取其義云爾褒嘉所及有司既奉著令從事而未克上其狀于太史氏予輒弗辭而次第其詩本諸作者之意系於末簡庸俟夫陳詩以觀民風者焉

送吳良貴詩序

異時浦陽方先生館同里吳氏恬吳先生善父粵謝先生阜父

咸在焉三先生隱者以風節行誼為人所尊師後進之士爭親
炙之而良貴有聞於私淑為多方是時學者未有塲屋之累得
以古道相切磋論文析理窮極根柢間出其緒餘更唱迭和於
風月寂寥之鄉亦足以陶寫其性靈乎先生杖屨所臨一言一
咲無非教也元貞丙申予幸獲執弟子禮兄方先生僊華山之
下退又辱與良貴游俛仰之間垂四十年先生已不可作一時
之人物星離雲散或隨牒遠方與時浮湛或以名字著聞入通
朝籍或浩然獨柱於重山密林不復與世接而予亦老於州縣
聲迹邈焉不相及久矣今年秋通聞良貴將主教於稽山朋舊
皆為詩以送之嗟夫良貴官家也祖父俱任而不大顯不能毋
望良貴以其所就之實少自見於世良貴願獨遠迹遠引恬處
下列眩若諸公之後年踰五十猶為所謂山長者焉名不上於

三銓秩不滿於百石豈其祖父之所望哉雖然良貴之得於三
先生者非干祿之學也惟不必於仕故崇臺遠館不以為慕惟
不必於不仕故寒齋冷廡不以為厭其出處之際慮之審矣吾
黨無所復進其愛助之言姑為之詩以志其離合不亦可乎自
方先生之子壽甫而下持凡若干篇道其故舊以為之序庶幾
作者之意也

送應教諭詩序

古之為師友者非徒有所嚴憚切磋其相與之際至親且樂也
蓋夫人之少也既游於黨庠術序而其以賢能興於鄉也必還
使長而治之逮夫老而不仕則又朝夕坐於閭塾而為之師以
教其子弟歲時射飲讀法之事莫不相與從容揖讓升降酬酢
奔走出入乎其間士生斯時自少而至壯且老固未有去乎

學者雖以公侯之責任君師之重為士者不敢以其尊而弗親之也故其詩曰無小無大從公于邁又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由是言之則其師友之親且樂何如哉是以及其哀也詩人猶歌之曰縱我不往子寧不來蓋師廢民散而流風遺俗有未泯也古者學校之盛非後世所及者豈獨其道之隆法之密乎蓋亦相接以繁然之文相愛以驩然之恩薰陶鼓舞優游而厭餒之有以興起其良心而成就其德性焉爾今之士既不必羣居於學主教事者又皆以資格序遷而不能久於其職不幸有如荀卿所謂子游氏之賤儒且將盼盼焉疾視其長上尚安望其親且樂耶黃巖應君署吾邑教官以秩滿當受代邑之人士咸惜其去相率賦詩以道其離合之思大篇短章疊疊而不已非其親且樂至於久而不厭何以得此歟予故諸生也忝被官使

不得從先生長者之後日與應君相周旋以寓其親且樂之情竊喜應君之得於其人者為不易又以見夫土風士俗視他邑為猶近於古也乃為本諸詩人之旨以序作者之意且志予愧云

送鄭生序

今之官于學校者自職教一縣等而至於胄監之長貳咸有師道焉胄監位尊而秩厚非鴻臚驩望莫能居之若夫縣教官率選署於閩外累其月至九十始得上名銓曹補郡文學而與醫卜執技者處滿六歲乃得預流內銓其間歷之勤且久如此老生宿學既無所事乎其間有志之士苟資以自進固不得俟乎強而仕矣蓋古之為師必取之仕焉而已者而今也一以誘之未及強仕之人不亦任之輕而責之重乎餘姚鄭生妙年好脩

再試于有司輒不合方退而職教于刻是特資以為進而非的
然以師道自處也雖然吾懼夫人之以師求子也抑予聞之古
者學官不必自為師國學之政總於大司樂而論說於東序者
有大司成焉司樂弗專也鄉學之政總於大司徒而朝夕坐於
閒塾者有父師焉有少師焉司徒弗親也說者曰父師少師皆
仕焉而已者又曰父師司成司成豈亦仕焉而已者耶是故官
有職而師無職官以法師以道也吾子誠不以今之法廢古之
道刻之鄉先生仕焉而已者宜為子起矣他日刻父老舉以相
告曰吾刻之得師自鄭君始顧不韙歟生之行有日凡朋從咸
以詩送之而屬予以序故予為道其職分之宜為者以告焉

送汪生序

始予既知學頗思自拔於流俗而患夫窮鄉下邑塊焉獨處無

從考質以法所感聞錢唐古會府號稱衣冠之聚宿儒遺老猶
有存者則報筭書踰濤江而西幸而有所接識然以違親越
鄉不能久與居與游間獲聆緒言之一二終未至盡大觀而無
憾也每誦昌黎韓氏所志歐陽詹何蕃事未嘗不有槩於予心
嗟乎詹以求道而去其親蕃以其親故不得安居以卒其業此
兩人者雖若各行其志夫亦有所不得已焉爾為士而生於師
廢民散之後何其不幸歟四明汪生少從其父官游西州而及
諸公之門揚秋濤於學海攬夕秀於詞林有日矣今方奉晨昏
于信之玉山信固名郡異時東南文獻多在焉其學者又往往
先經術而後文藝屬茲昌辰崇雅而黜浮三歲大比衰然前列
必信之士也入則有邑養之歡出則有師資之益歛其華而就
其實在此行矣是蓋詹與蕃所欲而不可得者矧如予之孤陋

能無所歆羨乎惟生知自慶幸而期無愧於詹與蕃則予所望也輒抒鄙懷以為臨別贈言之首云

送王雲卿教授詩序

昔朱文公與張軍公呂成公生同時且同以聖人之道為己任而傳洛學者獨推朱氏為大宗文憲王公則朱學之世嫡也呂氏王氏皆以故宰相家為吾邦之望王氏之族尤大以衍其不奪於富貴卓然有所樹立以表見于世者固不乏人而文憲記能自任以斯道之重不亦豪傑之士哉潛生也後不得及其門而事之聞嘗獲升玉齋之堂而接其聲光辭氣未始不爽然自失山川搖落而百年之喬亦辭乎蒼蒼過而息焉猶為之低徊而不忍去魯多君子流澤未艾也玉未齋之子是為雲卿與其羣從俱以材見用於時而雲卿得睦之文學掾睦學蓋呂公過化

之地乃今

朝廷右文興治朱氏之書方盛行雲卿又以文憲

諸孫補呂公故處睦之人士得不有求異聞於雲卿者乎抑呂公之居睦學張公實領郡寄呂公自謂莫逆而無間也

皇上感德明詔有司慎擇守令以嘉惠黎庶安知今之二千石非張公其人歟以家庭淑艾之私為賢師帥承流宣化之助雲

卿所宜盡心也雲卿行凡朋游咸以詩送之潛不佞輒本其父兄師友源流之懿而道其不可不以古人自任者為之序若夫土風之美雲山江水觀游之樂厥有篇什茲不復云

送富州陳教授詩序

浦陽陳彥正教授富州里友方壽甫合同志之士為歌詩以餞之徵予言序其首蓋君子之仕也將以行其志焉爾法守之所拘吏議之所迫位彌下則事彌多靜牽動違鯁鯁然左右顧望

能求其志之必行者幾何人哉獨官于學校者責任雖重而得以優游事外無所拘迫若可行其志矣夫何今所謂稱其職者率以崇土木謹簿書為上務其次則妄自菲薄指所居之地為閑曹冷局計其歲月而去之曰吾姑藉以求一資半級而已是宜有志之士所不屑為也彥正可謂有志之士非乎彥正之先大夫當宋季年隱于五泄山之旁徜徉自適於穹巖邃壑間初未有仕進意會天兵南伐遣偏師徇浙東遂以布衣杖策軍門得官而老佐一州竟不克大展其志彥正敬承家學且與故內翰柳道傳居同里數從之游善為右詩文試藝鄉闈一中輒束書而歸若將終身焉有司強以儒學官起彥正於家彥正乃欣然為之出用累考序遷富州彥正不遠千里沿湖沂江而去豈非以是庶幾可行其志耶方今承乎寢久

主上持守盈成日與宰執侍從近臣講行稽古禮文之事聲教所暨罔間朔南而况豫章之地靈人傑風見稱於前賢富為支郡俊秀林立彥正因其材而封殖之使上焉者可以為國家之用下焉者不失為鄉之善人顧不偉歟彥正其母以閑曹冷局為不堪而自願其志可也若夫完舊並新量入為出特餘事爾庸因序詩而併道其所願於彥正者如此云

送慈溪沈教諭詩序

斯沈君久遊金華部使者薦其材于宣閣署慈溪縣學教諭其行也金華之鄉先生士友咸為賦詩而慶予序之昔者河南二程子歿門人各尊其所聞各行其所知人自為學至考亭朱子出而集其大成程子之道賴以復明然學術之散未有甚於此時者永嘉之經制永康之事功姑寘勿論臨川陸氏與朱子並

以性理為學而其為說莫適相通雖鷺湖之會終不能挈而合之也言陸氏之學者以慈溪楊文元公鄞袁正獻公父子為巨擘士生其鄉知有陸氏而已宗正少卿黃公亦慈溪人始以朱子之學倡於其間而務以躬行為本其大意謂陸氏以簡易自高而以支離病朱子是徒見其窮探極討為說之詳似乎支離而不知真脩實踐所守之約固未嘗不簡易也使宗卿與文元生同時宣不足發鷺湖所未決之餘論乎國朝承平日久治教休明建學立師設科取士悉生於朱子之說至是而鄞慈溪之士於朱子之書莫不家傳人誦之沈君在全華嘗登許先生蓋之之門而卒業於吳君正傳其所受實朱子之學今去而蒞教事又適在文元宗卿之鄉邑夫學術之分合重事也為師儒者所宜盡心故予於其行舉以告之乃若山水游觀之樂交朋

離別之思已具于篇什作者之意不待序而可見也

送徐彥禮赴冀州尹序

上即

帝位之十有五年並相勳賢更新庶政念民者國之本長吏實民命所繫而承宣撫字或未克悉舉其職由其選輕也乃妙東廷臣之清方詳敏練達於民事者昇以郡寄仍名對于便殿親臨諭遣之羣臣苟預在行莫不俯伏就列頓首受命懼無以稱塞上意則相率詣政事堂聽所以教宰執大臣既為敷繹聖訓且告以利害有須興除宜亟以聞而見於施行不至徒為虛文臺司尋導旨於部使者俾獎勵之以俟其成效言事之官又建白勿諉以煩碎之務使得專心於職分之所當為責任之重前所無有也以天下之廣郡邑之衆未盡得人以充其選

故所臨遣 十有 人皆首及於要地而兵部郎中徐君彥禮
 得河北之冀州古者郎官出宰百里冀領五縣最為名郡而尹
 為尊官視百里之宰不愈重哉彥禮奮自儒科待詔詞林編摩
 史館博涉於古今而究觀其治亂盛衰之故矧嘗蘭在春知權
 居六察於民生之休戚吏治之得失靡不周知授之以政固無
 施而不可黃霸漢丞相也史家以其材長於治民持寬之循吏
 之列而為立傳彥禮其勿為波黯之於淮陽而為黃霸之於潁
 川他日秉史筆者誠能以彥禮也氏名列于循吏則黃霸詎得
 而專美乎彥禮行有日僚友及士之工於文者咸賦詩以送之
 夫詩之有雅以言王政之所由廢興政有小大之殊故雅有小
 大之別仲山甫祖齊而尹吉甫送以烝民之詩序詩者不曰送
 仲山甫而曰美宣王且以其詩入于大雅蓋宣王之任賢使能

致周室中興乃王者之大政尹吉甫之詩非獨以慰仲山甫之
 永懷而已

今天子臨御日久無幽不燭鑒內重外輕之弊而為官擇人甚
 盛舉也播為詠歌鋪張 聖德以配 烝民有不容已者矣豈直
 私於彥禮而慰其永懷之心耶庸本昔人序詩之義而題諸篇
 端如此

送王仲楚序

王生仲楚以名父之子被服儒術受知當路而從事於省闈用
 例出為閩閩列曹掾將行 朋舊咸贈以詩屬于序之闕在周為
 七聚漢嘗徙其民於江淮吳亦以處遷謫之人隋蕭銑唐王潮
 又皆割據其地宋平諸國陳洪進最後服自昔號稱難治我
 國家定鼎于燕閩之去 朝廷益以遠故常選用文武材智之

臣授以八郡兵民之材俾建牙分閫以涖焉所以輯衆庶弭奸強也此歲大盜竊發荐為東南之憂山區海聚愚民無知其觸法抵禁固勢使之然向令任承流宣化之寄者能聽於無聲視於無形而逆折其萌芽豈適至是哉賴

天子聖明將士用命亂輩就戮氛祲肅清誕降德音與之更始然欲為久安長治之策則險驅默化俾之日遷善遠罪而同

躋於仁壽之域宜有其術矣賢主帥方開誠布公集思廣益非識時務之俊傑孰能陳其一得之慮乎掾曹秩雖卑列郡以政

交於大府悉由之關白得以文墨議論持而不可而贊其可為責至重而不輕也書所謂儆戒必無虞之時易所謂思患豫防

亦在既濟之後仲楚服膺過庭之訓講此熟矣夫儒術者豈徒可為文法吏事之緣飾而已哉諸公既寫其離索之懷道其愛

助之意庸述予所望於仲楚者於篇端如此云

送趙堯臣序

仍紀至元之二年予方衛員國學上舍生真定趙凱堯臣私試合格循舊比待年以就公試明年以其名列上于集賢轉達中

書既終場而未及釋褐臺府用御史建書計奏被旨命監學官雜舉公試終場之士材任諸道憲吏者凡所舉三十有三人

而堯臣得淮西堯臣之父時官游于浙右以便道來覲省俄有母憂今年冬服徐浙右部使者起堯臣於家俾赴淮西幕會予

承乏儒司寓舍與堯臣相距數百步而近堯臣行有日過予言所以別且曰儒家者流之說固嘗從先生長者聞其一二矣文

法吏事未之習也矧茲風憲之司大體所係甚重幸有以教之予東南鄙人風憲之體非所敢知所能知者事上必忠待下必

恕而已忠非悖直之謂也發於心而無自欺則上之信任並專
矣恕非寬縱之謂也求於心而得其同則下之情偽可盡矣信
任專則志易行情偽盡則政易治是道也自朝廷至于有司
百執事之人無不宜然居風憲者其何獨不然忠恕之義予與
堯臣所夙講也昔之所學今之所行安有二道哉輒因堯臣之
請重以是告之遂書于諸公贈言之篇端以為序堯臣母荀謂
此老生之常談而忽之也

送索御史詩序

至順紀元之冬今監察御史索公以史館掌固久次進職編摩
而潛忝繇常調供奉詞林遙屬史氏與公為同僚命同日下午
年夏又同扈蹕上京公自處清約介焉特立若不可犯中實
樂易色溫而氣爽然亦未嘗見其苟於言笑深切敬畏之無何

而公用辟舉八臺後十有年遂持部使者節分按浙河之東
潛方勸游不俟引年預請納祿而歸實受屢於屬郡辱公臨況
者再握手道舊故殊歎洽今年春公以御史召赴闕士之見
知於公者相率賦詩以道其繾綣之意俾潛序于篇端蓋古者
臺諫異官御史主分察六司百僚巡按郡縣而糾其過失凡刑
獄功賞選補出納朝儀祭祀燕會之事咸在焉若夫侍從贊相
規諫諷諭則諫官之職也我朝不設諫官而臺諫之任悉歸
于御史今之視昔其責不已重乎以陽公城之行誼范公仲淹
之材且賢而為諫官韓退之歐陽永叔猶疑其失職或著論以
譏之或貽書以詰之逮其上疏伏閤力爭國家大事皆人所難
言乃卒以諫顯然後知其以不言者不欲徒為細碎姑以
寒責也於是退之永叔又從而推述稱揚之豈非要其終而服

其識大體乎方今治化休明羣臣遵法澤及黎庶海宇乂安固非有闕政之可議

主上不自神聖每懷兢業虛心采納片善弗遺念公久於馳驅而熟於當世之務擢宜左右寄以耳目竊計公之從容獻替苟涉於國家大事必能極陳人之所難言至於本正而未治綱舉而日張振風紀飭憲度以舉其職業直易耳使退之永叔復生何以致其愛助乎他日聞朝廷有骨鯁之臣

天子有從諫如流之美潛雖退無從載筆立公下風而頌歌明良相逢之感猶可與田夫野老臨詠太平於叫晦之中也庸因序詩而并及其屬望之私焉

送楊知州序

諸暨古望縣也國朝以其戶口殷大易縣為州仕焉者往往

憚其俗險而不易治務出聲威以臨之愚意日益衰薄愚民無知苦吏急而不自安始有懷疑飾詐殺隙而起者本其所以致此由御之乖其方非人性然異時之賢守有為之樹碑者有為之立祠者好德之心曷嘗一日亡況是州之人或出而以材顯或處而以尚義稱其學者又能讀書為文辭取進士俗豈盡不美治之豈誠不易哉特患夫為政者莫知以平易近民耳楊侯其知以平易近民者歟侯仕于京師最久補外得汝州政成又徙諸暨其治汝如在京師治諸暨如在汝不以地之遠近俗之厚薄變其志居之三歲未始鄙夷其民一切除去苛饒而與之相安於無事不致疑於形迹之間而人自不欺向所謂愚而無知者亦靡然從其化蓋平易近民之效也孔子曰子欲善而民善矣誰不信夫侯以秩滿將還京師僚吏士民咸惜其不可留凡

工文者共為詩送之而屬予以序予嘗忝佐是州侯至而予已去不得與侯從容周旋以挹其餘風姑以所知序之如此他可稱述而予不及知者此不具

送八元凱序

班固為漢儒林傳紀經術之士登載甚悉序稱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西京人材鼎盛蓋可想見至所傳循吏不過六人文翁通春秋而以郡縣吏見察舉朱邑起齊夫黃霸入錢穀得官皆其後乃舉賢良始以明經進而終於循吏者龔遂召信臣而已何文學之士眾盛如彼而其為循吏止若是耶粵自先朝著貢舉令廣延茂士充于列位其以材猷陪廟論以節槩持風紀以雄文碩學藻飾皇度而模範國人者漢之公卿大夫不得專美也偏州下邑居官可紀無愧古循吏者吾元凱

浦江之政殆庶幾焉元凱由青監生擢進士第二人為郎秘書省再轉而長是邑清白之德形于造次不自表以為名其治務簡易過人有恩而人莫敢褻用法不至峻急刻深而姦豪讐化或自愧悔歸于善良暇日則修庠序之事化其民以文雅是謂有古循吏風否歟夫以西京人材之眾感由明經進而列于循吏者僅兩人此兩人者皆二千石得專制郡事千數百年之下文法滋密民俗寢媮而元凱能以一邑行其志又難矣元凱為浦江滿三歲而去浦江之隱君子曰方櫟壽甫者予友也善為詩而不苟出獨於元凱之行率士人賦詩以送之且以書俾予序其首予觀元凱固不止百里材矧今明良相逢一旦疇其民庸而圖任之則元凱之所施當有大於茲邑者雖然黃霸三公也班固以其材長於治民特寘之循吏之列輒因序詩併著

元凱之為人以俟他日傳循吏者采擇焉

送李子貞序

始予忝繇進士起而署督運吏數擡舟鄞江上李君子貞時為儒學官方從容揖請生升降酬酢於俎豆間顧予冒不測之險躬執賤事日夜與持籌小吏較其錙銖暇日過予輒為之太息不已後予以秩滿受代去而子貞隨牒遠方為巡官括蒼山中進則降氣卑色以偵同其上官退則與讎卒同其甘苦於重山密林煙火寂寥之境予聞之又未嘗不為子貞太息也今年秋相見京師則子貞已改調婺郡文學予亦承乏教國子于上庠既與之握手道舊故以相慰藉子貞行有日謂予蓋以一言志其別夫任久之道必其才與事稱是以習而安焉然人之十品有萬不齊非有司所能周知也為士而不得守其職業豈獨予

與子貞然哉

今天子明聖慎簡輔弼待從之臣以象鉤持衡俾吾徒獲返其初服甚幸若夫指道德性命之言為吏議所不急而惟以簿書出納為問此則儒者自失其職業而非有司之過也子貞閱歷之文識量絕人必能舉其職業而不以是瑣瑣者自累矣予故發之諸生也他日歸而從先生長者游於鄉校觀人才之秀出而樂夫教之成其為慰幸又奚止向之所云而已耶是用弗讓而志其歲月以俟

送饒安道序

天子之學以教國之貴游子弟而田里之秀民亦得用舉者受業其間餐餞固不以煩縣官而滿百人輒止後至而久次者必員有闕乃得補其處此今之定制也予以非才忝預教事饒君

安道自臨川攜其子而來既俛奉贄堂上以弟子禮見願以限於常員未及執經就列與諸生齒安道告予將與俱歸家食以需次願得一言為別嗟夫古之秀士升于司徒升于學者皆近在王畿六鄉六遂之中今也乃使之挈如字然^知巫往巫返五千里不啻何以能無銷沮其志氣乎大學之法當其可之謂時是故人生十三而學樂誦詩舞勺十五而舞象學射御二十而學禮舞大夏今也乃使之曠日以俟遠者或十年近者猶四三年何以開發其聰明而能蚤有知乎教國家施導民之初意宜不若是予所為太息而末如之何也予聞安道通古醫經而精其術其在京師未始少出以自信徒為其子來耳計其復來予必已代去而不得與其子卒成師弟子之禮安可無以識其別乎魯人之詩曰無小無大從公于邁鄭人之詩曰一日不見如三

月兮蓋未有拒人於五千里外而持以十年之久者雖然此諸侯之學也況

天子之學乎幸而有能陳詩以諷于上用古之道變今之法則安道父子之來予猶及旦夕待也庸識其所望者於羣公贈言之篇端以俟焉

送吳生歸黃巖詩序

予觀今之有遠行者無不俯伏伺候以求贈言於先生長者之門得之必動色以喜不得必恨然自失歛望而去古亦有是哉老子云富貴者贈人以財仁人者贈人以言則夫贈言者古有之矣其為言也豈苟焉而已乎施之於身則可以成其材而就其實措之於事則可以酬酢萬變而不窮述之於書則可以惠幸乎來者傳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故惟仁者為能贈人以言

若夫借齒牙之餘論為之道地使一介疏賤有所引重以取名譽於當時而用瑣材薄技躋攀分寸者亦得侈為榮遇以夸示乎庸人孺子此皆古所無有而今有之非古之人不能為是言也有德必有言顧其所言者在彼而不在此耳今也求而得之則喜求之不得則歛望而去果何為者耶惟吳生則不然其為人好脩且有文言若不能出諸口與人交乃煦煦有恩意而未嘗欲人之譽己也其來京師受知於侍從近臣而以名聞于天子遂獲齒於國之貴游子弟及較其藝又數出眾人之右解褐將有日矣未嘗欲以為閭里之榮也今方去而省其親於東南五千里鉅海之上懼夫離群索居無所恃以為善也故欲聞一言於先生長者以自壯其求之也亦異乎人之求之者矣庸以其意題辭篇端庶幾有樂告以仁人之言者焉至於感時物

之變遷念川塗之脩阻苟可託以慰其永懷者亦君子之所不廢也

送徐生歸吳中序

始予留錢唐辱與予游者厘十數人欲相率推子為之師子謝不可則皆申諾而徐生本中以予與其父有雅故猶執契家子之禮不廢其後十數人者往往取鄉薦或連中甲科或遂魁天下士獨徐生試有司輒不合抱其所著書三十卷來京師宰相有知其人者為言于上乃得與國子齒予方以非才叨長學官徐生用故事執贄升堂與予為師弟子之禮予不容卒辭也亡何徐生謁告歸吳中省其母求予言以識別予將何言哉予聞古之為師者言行而身化之道在我矣視夫不與道合者約之使歸於道焉爾是以善學者必就正於有道善教者不徒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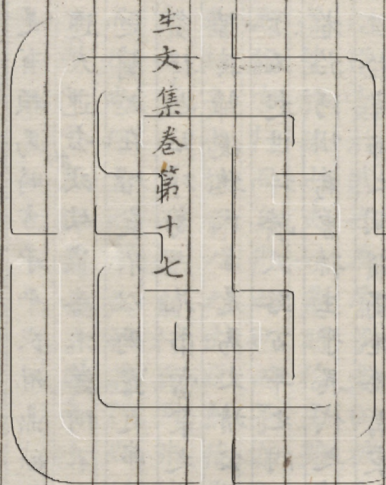
取前人之成說而讀告之也苟惟勤取前人之成說而讀告之則粗通於句讀者無不可以為師而予向也與徐生為師弟子之禮久矣奚俟今日乎蓋今之為師者曰我之資歷當為是官彼固不得以道責於我也為弟子者曰彼之品秩宜為是官我固不敢以道望於彼也夫如是則徐生雖與予為師弟子之禮非果以予為能言行而身化之也而予亦安能言之哉然予觀徐生所著書類多出於前人之成說無待予勤取而讀告之也徐生能不專以資口耳而務躬行焉固非外是而他有所謂道在夫勉之而已尚何言之求哉於其行也姑書此以塞其意昔之同游者今或仕于京師或官于吳中徐生試以是訊之其以為然乎否乎

送高承之詩序

古之世其家業而不隕者非傳珪襲組之謂也氣澤之僅存風聲之未泯是有賴焉時方承平衣冠鼎盛孰不知自振飭以久有其光榮連大運去故家喬木幾何不與海桑俱化而而晚生後出如芝蘭之在堦庭不以雨露之弗及而輟其萌芽求之於今固不多得也臨邛高氏兄弟當宋末李大參以文學顯沔州以忠節著其歸後魏氏者是焉文靖公道德議論世所師尊而沔州之子又起世科躋政路百年之門戶嘗烜赫矣有名繼忠字承之者於沔州為曾孫生乎異代之後懷其材不苟自售而與時浮沉於韋布之間顧獨倦倦焉家世源流之舊凡遺文故實片辭隻字箴護惟謹益承之之欲世其家業者有不在彼而在此也頃予與承之相見鄞江上聞承之將出而遊于京師王公貴人誠為之知己則高氏之衣冠蟬聯奕葉當復自承之

始豈直保其氣澤續其風聲而已承之行有日朋從皆為賦詩而徵予言為之序愛莫助之詩人之旨也勿替引之承之勉乎哉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十七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十八

續藁十五

序

送任時仲遊金陵序

臨川危素編次

番禺劉耳校正

新安任時仲與予別十年而相見錢唐言將遊于金陵願有聞以自壯時仲之遊道亦已廣矣予何能為之軒輊乎雖然不可無以告也蓋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者莊周之所謂遊左兩師右雷公經營四荒周流六漠者屈平之所謂遊是皆其寓言云耳可姑寘而勿論有如司馬遷之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闕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尼困鄗薛彭城過梁楚以歸其間山川之形勝而考廢興之陳迹有以見往昔君臣盛衰得失之由涉聖賢之故里而博習於稽古禮文之事有以見君子之澤彌久不衰而其舊俗

猶有存者即所見以證所聞而譏定成一家之言千載而下不
微不誣夫其為進非徒以極視聽之娛而已也金陵古帝王州
六朝以來其事雖淺陋無足言苟能因耳目之所及參之前史
而有所論著則茲遊豈徒然哉若夫出遊而歸既歸而復出卒
以遊說顯名諸侯如蘇秦張儀者固無所用於今天下一家之
日然大江以南金陵為會府朝廷重臣總憲度於外者實滋
治其處而持風紀以使于十道者咸稟命焉尊官大人冠蓋相
望或者以一言遇合蒙被籍與英俊並遊而無周南之留滯則
其飛騰變化坐致顯名又非予之所能測矣

送鄒生歸臨江序

臨江鄒生少執業于鄉先生而能窺其端緒及來錢唐遇士之
有文學者必與之游時出微辭碎義以相叩擊而博極其趣其

沂江而西歸也成相率賦詩贈其行而予為之序予觀古之君
子有弗仕無弗學後世自中人以下非志于仕弗學也其學焉
者直以為干祿之資而已夫干祿固非所以為學而亦有道焉
孔子之語子張者是也蓋聖人未嘗絕人之干祿又惡不由其
道是故聞與見欲其多疑與殆欲其闕信與行欲其慎能是三
者則雖不言祿而祿在其中矣今之學者羣居終日稽經誦史
不患所識前言之不多患夫技奇摘隱苟為難問未能自信耳
不患所識往行之不多患夫凌高厲空不習其事未能自安耳
然且言之而不以為忤行之而不以為歎以是干祿猶非其道
況欲希賢希聖乎吾子既有所受於其師又遑遑焉取友於四
方聞見非不多也誠能即其耳目之所及真知而實踐之盈科
而進成章而達雖入於聖賢之域可也異止可以干祿哉苟以

予言為然則歸而求之有餘師矣若徒望予以曼辭詭辯為希世取寵之助予不惟不敢亦不暇姑述其鄙陋以代序引庸俟吾子之覽擇焉

送周明府詩序

古之作史者必為循吏立傳漢西京三百年間傳所書厘六人蓋才難自古而然尤難得者循吏也
皇元統一函夏吾烏傷領於職方逾七十年潛生乎其時而獲事其大夫之賢者固多求可擬於古循吏者清江周侯殆其人乎先是為政者務以平易近民或奉贄納諂以自通皆弗之拒習為故常人不訝也侯至一切峻却之是可謂之廉矣而世未嘗乏廉吏也異時屢建局以覈田糧而隱匿飛研之弊有未盡革侯始令民得自實且躬任其鈎考之勞一無所憚暮月而簿

書井井有條愚民無知喜爭蒙猾之徒誘使相告訐而陰持其子奪之柄以為利事未竟家已破而猶弗悟侯遇其有所赴愬悉委曲譬曉調護而遣之去負其不直者悉皆慙伏悔罪訕者以信部使者郡長吏數護以鄰境之疑獄及累歲不決之訟侯折以片言人莫不服其明允官府既以無事用其餘力大治土木營尉解葺儒堂初常平義倉而分貽公私之穀以實其中完舊益新百廢具舉是可謂之能矣而世未嘗乏能吏也惟夫所居民富所去見思至於生為立祠樹碑廉廩庶幾循吏之遺風乃絕無而僅有者也而況漢之循吏皆郡國二千石今也以百里之邑而得一循吏焉不愈難哉侯書滿解印綬行有日吾黨之士各賦詩以道其戀慕之私俾沿序于篇首侯初由湖北海南憲掾入湖南廣西帥幕以招兩江叛蠻有功超擢宣閩都司

歷江東兩劇郡元僚績用甚著其來烏傷治行為諸邑最憲
府方交章列薦于中朝行嚮用矣輒因序詩而附見侯行事之
大略俟他日傳循吏者采擇焉

送胡季城序

東陽胡先生往來京師三十年通籍于朝再居史館悉以家
政畀其二子一無所問二子亦能承先生之志厚自植立歲時
遣問寒溫所進貨用服食之須相屬不絕先生以是安之忘其
身之客也嗣子瑜方侍慈親且久持門戶事恒以不得奉晨昏
於萬里為歎先生以書來謂已得請以太常博士致其事品在
第七用著令得地恩于父母將歸而展燎於先塋瑜聞之即日
贏糧就道往迎候馬昔者陸費以千金分其五子各二百金令
為生產約以過之則給人馬酒食極飲十日而更一歲中率再

過母久溷汝疏廣受以官成名立行足止之計歸老故鄉日令
其家設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相與娛樂子孫幾及君時頗立
產業基址而廣以為自有舊田廬予嘗評先生之曠達似陸生
廉退似疏博若夫有田廬而令子孫勤力其中以供衣食則不
止於人二百金父子相隨出關而歸賣金供具與鄉黨宗族同
饗上賜則不止於歲中再過其子與疏博固無大異視陸生
殆將過之然竊觀陸生始事高帝後去官家好時至文帝時乃
復起未必能常乘安車駟馬從歌舞鼓琴瑟數擊解以為樂也
國家承平滋久垂意稽古禮文之事招徠耆俊以備咨詢先生
年未及謝而自請納祿安知不有知陳丞相之言陸生而復起
先生於家者先生雖欲以疏博自處得乎予以哀謝之餘繼罹
憂患結廬先墓待終天年無從邁跡於鄉黨故舊履屐之未試

以予言於先生何如瑜曰諾則次第其語於行卷之首以為序

蕙山愁吟後序

古之為詩者未始以辭之工拙驗夫人之窮達以窮達言詩自昌黎韓子廬陵歐陽子始昌黎蓋曰窮苦之言易好廬陵亦曰非詩能窮人殆窮而後工耳自夫為是言也好事者或又矯之以詩能達人之說此豈近於理也哉匪風下泉誠窮矣鳧鷖既醉未或有不工者竊意昌黎廬陵特指夫秦漢以來幽人狷士悲呼憤慨之辭以為言而未暇深論乎古之為詩也臨川艾君嘗宋之季負其所有一不售於世凡所撰著率散落而詩獨傳其亦所謂窮而工者耶感城郭之非是嘆江濤之渺然惻愴惻怛一出吠畝之哀雖流離顛越而不悔是耿耿者固非詩之所

能窮達而其詩亦不俟窮而後工也夫豈非適於先民性情之正者乎潛生也後不反望君之風采幸辱與君諸孫廷暉游而獲聆君之詩愛其辭之工而問其窮且老以死也庸敢顯誦所聞以發其歸趣云

順齋文集序

故贈秘書少監順齋蒲公既歿仲子御史君機哀輯遺文曰間居叢藁者為二十有六卷以授潛俾序之孟子曰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按公行狀公生而岐嶷壯歲就學強記過人未成童已通經大義弱冠文聲籍甚諸老多折行輩與之交逮乎立年復以濂洛諸儒之說倡於漢中而漢中之士知有道德性命之學蓋公之求端用力務自博以入約由體以達用真知實踐不事矯飾而於名物度數下至陰陽醫藥

無不究其精微教人具有師法大抵以行檢為先而窮經則使
 之存心靜定而參透於言語文字之外郡縣長吏或有所取正
 亦必引以當道而使之行其所無事臨終却菜吊御飲酒賦詩夷然不逝
 國家統壹宇內治化休明士俗醇美一時鴻生碩儒為文皆雄
 深渾厚而無靡麗之習承平滋久流風未墜皇慶延祐間公入
 通朝籍以性理之學施於臺閣之文而其文益以粹譬如良金
 美玉不俟鍊鍊珮琢而光輝發越自有不可掩者矣時
 上新即位方嚮用儒術設科目以網羅四方之賢俊而御史君
 以公在班列之日策名於所陞士大夫尤以為榮論其世則太
 平極盛之際也潛浮沈州縣白首登畿忝以非才承乏曾監實
 公去官十有五年之後無從接聞緒論茲幸獲以疵賤之氏名
 自附於公是用忘其衰朽荒落而序其梗槩如右後之覽者論

其世而知其人則於公之文思過半矣公諱道源字得之系出
 漢蒲將軍至晉安西大將軍遂避亂入蜀而宋資政殿學士贈
 太師楚國公宗孟居眉之青神公之考皇贈禮部郎中諱政又
 以國初徙興元公嘗為郡學正終更因不復出晚以遺逸徵詣
 京師編摩史館供春詞林尋以博士教園子居歲餘輒自引去
 詔起公提舉陝西儒學訖不就後用御史君貴以有令贈其年
 壽卒葬與言行之詳壇有誌神道有碑茲不贅述焉

致用齋詩集序

始予舉進士至京師辱游伯溫父子間時尊公以次對居集賢
 伯溫日侍左右予不久亦調補而去未暇以文字相叩擊也後
 二十又五年伯溫在翰苑予適備員學官休沐相過因出所為
 詩日致用齋藁者若干卷初第見其筆勢翩翩東西馳騁莫不

如意之所欲出而無艱辛齟齬之態玩味之久乃見其摹寫之
工人情物理難狀之景歷歷如指諸掌言皆有實而非徒作也
蓋伯溫之少也涉江逾淮沂大河而上徘徊齊魯燕趙之郊以
達于

天子之都博習乎朝廷之故事臺閣之舊儀而周覽乎古昔君
臣廢興之遺蹟有以資其見聞蒙被樂育而翱翔乎英俊之林
有以養其性情速其強而仕也隨牒遠方崎嶇嶺海萬里之外
長風怒濤魚龍變化巖奇穴怪殊言異服宏大卓絕瓌詭之觀
又 以開廓其心目今方載筆屬車之後度居庸陟龍門息駕

之雄志愈充而氣愈爽凡形於言者無非身之所履境與神會
而託於詠歌以發其胸中之趣是故不待巧為刻飾而文采自
之陽入則與聞 國家之命令出則親夫山谿之固士馬

然可觀彼屑屑焉掇拾於零編碎簡之中而張為虛辭者未易
以語此也伯溫微予序卷首輒以所知序之如此云

雲蓬集序

延祐庚申秋予忝預校文鄉闈得一人焉曰高君驥雖甚有味
其言然竊意場屋之士苟負其才而馳騁於筆墨畦廛之間者
可企而及也後三年識君於錢唐觀其氣韻充然聽其言磊落
正大始知君誠佳士非特一日之長傑出於儕輩而已自是聲
迹不相聞修二十年君不遠千里索其歌詩雜著曰雲蓬集者
若干卷以示予蓋君退自春官不復踐場屋平生故習刊落殆
盡其為文也和易而不迫高不強同乎古卑不苟合乎今譬如
大山長林象犀羣翟玉石怪珍之產雜集其中皆伏而不耀蘊
積之厚殊未易量予於是又媿向之知君者不深也予聞昔人

論文有朝廷臺閣山林草野之分所處不同則所施亦異夫二者豈有優劣哉今四方學者第見尊官顯人搗章績句婉美豐縵遂悉意慕效之故形於言者類多有其文而無其實君既高踴物表不靳當世之譽凡有託以見其志者非身之所歷則耳目之所接未嘗侈大其說而求以為奇君之於文可謂有其實者也顧予方牽於祿食操觚挈牘出應時須極拾陳腐日不暇給微其實則無有與君相去固已遠矣尚安能為之品評以序作者之意乎題辭篇端姑識予媿云爾

霽峯文集序

宇宙間清靈秀淑之氣未有積而不發天不能闕歲而以昇於人人不能闕歲而復出以為文遭時遇主詠歌帝載黼黻王度則如五緯麗天下燭萬物有目者孰不仰其餘光退而託於空

言以俟來哲則如珠捐璧委而輝山媚川終不可掩蓋有得於天者不必皆有合於人顯晦雖係乎時天之所不能闕歲者人亦不能闕歲之也此理之所必至夫何疑焉寧海為縣在東南斗絕處其地多連山穹林而大海距其前清靈秀淑之所聚至是而止瑰璋之士隨所受之豐晉發而為文或簡雅而峻潔或博贈而弘麗往往各名其家霽峯李先生則並游乎英俊之林而才自奮於其間者也先生年甫弱冠從流寓之士試藝漕闈簾程笥書而來者以萬計先生微見所長輒為其第一暨登名於天府筮仕於邊郡則國步已蹙運安祚移杖策東還屏迹海上簞瓢晏如垂將兩紀達官貴人有知先生者強起而致之京師先生因作大都賦以進一時館閣諸公咸共歎賞交薦于上擢教授杭學而其賦遂為人所傳誦先生後由杭學遷教授

臨江尋以黃巖州判官致其事竟不及以崇論宏議施於大樞
著由是學士大夫靡得而稱焉然先生嘗上書闕下懇懇數
千言所陳六事皆有關於政理格不行而其藁具存他歌詩古
文下至近世駢儷之語筆勢橫放如懸河注水愈出而不竭與
夫屑屑然刻雕藻飾以求工於片言隻字者固自不侔也延祐
初朝廷設科取士潛以非材叨預薦書先生實預秉文衡後
十有五年而先生以高壽終又十有五年潛亦以年逾六十上
謝事之請歸休于田里先生之季子始哀輯遺文詮次為二
十卷俾潛序之豈非顯晦有時天所不能閔蔽者人亦莫得而
閔蔽也哉昔楊子雲以奏賦受知當時為郎給事黃門而子雲
之意本欲以文章成名於後世太玄法言所由作也子雲歿既
久法言乃行玄猶不顯學者苟徒誦先生之賦而挹其膏馥以

為希世資身之助何以異於向之知于雲者乎必也即其秘藏
於昔而顯於今者盡大觀而無憾則先生之為言可得而知矣
先生諱洵孫字甫山世系年壽卒葬潛既誌于墓上茲不復云

吳正傳文集序

潛竊聞昔人之論文辭謂文主於氣氣命於志志立於學者也
蓋三代而下騷人墨客以才驅氣駕而為文驕氣盈則其言必
肆而失於誕吝氣歉則其言必苟而流於諛譬如一元之運百
物生焉觀其榮耀銷落而氣之屈伸可知也惟夫學足以輔其
志志足以御其榮耀和而聲和故其形於言也粹然一出於
正茲其所以信於今而貽於後歟若吾亡友吳正傳氏可謂有
志之士矣正傳自羈州知學即善詁覽工辭章才思涌溢疊疊
不已時出為歌詩尤清俊麗逸人多誦稱之弱冠因閱西山真

氏遺書乃幡然有志於為己之學刮摩淬礪日長月益訖為醇儒初紫陽朱子之門人高弟曰勉齋黃氏自黃氏四傳曰北山何氏魯齋王氏仁山金氏白雲許氏皆婺人正傳金氏里中子不及受業其門而耳濡目染其微辭奧義於遺編之中間以質於許氏而悉究其旨趣是以近世言理學者婺為最盛然自何氏以來並高蹈遠引遺榮弗居正傳生今聖時值文運之幸興始以才自奮浮沈常調幾二十年所至能使政平訟理民安其業取知上官用薦者通朝籍同志之士方相與慶幸國人有所矜式俄以憂去尋移疾上休致之請遂不起惜夫所試者小不得盡展其志之所欲為可以信今而貽後者獨其文而已正傳既以道自任晚益邃於文剖析之精援據之博論議之公視古人可無媿其所推明者無非紫陽朱子之學其好己之道勝

則昌黎韓子之志也正傳家子深前卒仲子沉哀其詩文彙次若干卷以授某曰先人所與游相知之深而居相近者多已凋謝而執事與東陽張君獨存先人之塋張君已褐表于墓道惟是家集宜有序以傳非執事將誰屬某不敢以不敏辭謹考論其師友源流之經使覽者知正傳之文非徒以才驅而氣駕其夙知而暮成由其有志以基之而又能成之以學也正傳諱師道延祐辛酉進士調高郵承應寧國錄事遷建德尹入教國子由助教為博士以奉議大夫中書禮部郎中致其事制下正傳已卒他所著有某書若干卷某書若干卷不在集中

唐子華詩卷序

荀卿子曰藝之至者不兩能言人之學力有限術業貴乎專攻也若夫天機之精而造乎自得之妙者其應也無方其用也不

窮如泉之有源不擇地而皆可出豈一藝所得而名歟且聲之與色二物也人知詩之非色畫之非聲而不知造乎自得之妙者有詩中之畫焉有畫中之詩焉聲色不能拘也非天機之精而幾於道者孰能與於此乎子華弱冠時以善畫際遇先朝嘗登于乙覽而列于東壁圖書之府矣散落人間者好事之家莫不襲藏用為珍玩其馳名四方已三十年固未始規規然若窮閭下士瑣章刻句斷以詩顯門名家而為詩之工如此蓋其詩即畫畫即詩同一自得之妙也荀卿子所謂不兩能者特指夫藝而言之耳詎為知道者發哉是故庖丁之技與養生之道同不知者第見其能庖而已誠使易其事而為之則老聃列禦寇之徒矣竊恐時人有愛子華之畫而未知愛其詩者是用表而出之以為序云

夏上文藁序

予筮仕宦海七歲庸當大比先賦者八十有五人惟夏君洪參年最少其年之最高者曰陳先生大有先生宋咸淳乙丑進士入國朝嘗以將仕佐郎教授處州春秋七十有四矣予止先生母行先生不聽遂上其名于郡府域有專使特省檄起先生為考官先生又不就卒就試有司已而與夏君俱不合先生既歸老越溪上夏君亦棄舉子業而肆其力於古文蓋與予別十有六年乃相見錢唐示予以所為文一編曰邯鄲步者予為之展玩不已向令以區區之得失少累其志能使才隨年長若是否乎夏君一出不售輒遠引而去視先生誠若太早計然較之摧折困踣於場屋老死而不悔者孰得孰失有不待辨也故予於夏君之文不屑屑焉鈞撫其片言隻字為之品評而獨論

次其平生之大槩如此他日夏君年益邁志益堅文當益醇覽者尚因予言而有考焉

方彥登詩後序

彥登少好畫以善畫名江湖間已久俄棄去而歸治舉子業下筆畫臺文衆論議有過人者試有司一不合輒復棄去不入場屋杜門讀書習為古文辭然未及有大撰著間出為歌詩皆清俊可喜今所存者僅百餘篇蓋彥登死時年三十有四故其可見者若此而已使假才以年將研棄之而進於聖賢之學矣豈遽止於是耶古者民之師帥必歆其英髦而長育之道德明秀可為公卿者胥此焉出中材之下亦不大失為善詩所謂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是也今也長育之者既非有其實幸有不待上之教誨而思自拔於流俗庶幾有志之士矣又天閔之如

此豈非天哉故予不敢以彥登所已至者為可恃而不朽獨憫其志之有造無退未知所終極而死也嗚呼悲夫彥登之詩有卿先生江山縣尹致仕徐君所為序評品已詳姑識其歲月于卷左以抒予哀云爾

彭克紹詩序

鄱陽彭克紹來京師示予以其詩曰學餘藁者予卷予愛其出新意而不傷於巧未始規規然求古人之形似而不失其為高為之展玩數四叩其家世則故四川制置副使忠烈公其祖也予竊觀宋之季年疆圉雖日蹙而文武材智之士足任方面之重者未為乏人公又傑出其間而能以奇偉非常之功自奮者也謀人之國者視此為何時而使全軀保妻子之臣得以媒孽其短一斥而不復廢興存亡固皆天運抑有人事焉凡公已試

之效著於簡冊藏之史官者世既莫得而見其平生所蘊未克究於設施者史亦莫得而詳也而克紹以異代事頗諱言之蓋自國家臣一四海弛武不用朝野多暇文治日興為士者惟知涵煦德澤而相與詠歌太平之盛欲訪百年之遺事而故老盡矣顧予與克紹生今無事之時飽食終日而得以文字相娛樂豈非幸歟克紹之詩有吳仲退先生所為序稱之曰奇材而又勉之曰未可以足為足其望克紹厚矣茲不復云

山中集序

山中集者東陽胡君師古自名其所為詩也師古夙有文聲而雅不欲以俗學累其志蘊蓄之素壹發於詩崇巖邃壑風月浩然父兄子弟自為倡答石樹蟲魚水泉花藥無一不在題品中山林間物色收拾殆盡矣異時有司嘗以月泉山長起師古於

家居亡何輒棄去歸隱故廬杜門不復出時人雖罕與之接得其片辭隻字未有不為之擊節也自予以斗升之祿奔走四方與師古別踰二十年今乃獲覩是集其雜擬諸作思致高絕步驟深穩他小篇短章亦簡遠而有味視古人皆可無歎顧予方隨俗浮湛強出其蕪陋以應時人之須不能無違繩墨舍規矩而徇其所欲迴晚師古夔馬獨立萬物之表不知相去尚隔幾塵師古不鄙辱謂予蓋真一言於卷末予弗讓而為之書者蓋以志予媿非敢以為能發明作者之意也凡古今為詩之源流不專繫于師古者昔人已備論之矣茲不復云

學圃詩序

翰林主人伯溫甫世居張掖而其別業在長安城東有堂曰養正之堂堂之左有齋曰仁齋右有齋曰學齋學齋之外有圃直

其西北曰學圃雜植蔬果花木其中而引九龍池之水環屋東
西分注于蓮池以溉其圃九龍即興慶池也又於其旁作懷古
之臺濯纓之亭四方賓客來過必歎而休焉大篇短章更唱迭
和因會稊成卷而俾予序之或曰昔樊遲請學為圃孔子既婉
其辭以拒之復峻其辭以斥之伯溫甫何慕乎予曰不然樊遲
所謂學圃志在圃也伯溫甫所謂學圃志在學也古者自國而
鄉自鄉而家莫不有學出入起居自觸心接亦無一事一物而
非學圃圃者所以毓草木也觀天地生物之心周流而不窮則
可以驗吾心之仁無一息之間斷因雨露之沾濡則思有以培
本而達支因風霜之搖落則思有以斂華而就實至於蕪穢之
不可不去則克治之功自有不容於鹵莽滅裂矣又以其榮耀
消隕而推求夫盛衰之功則有以處屈伸進退之際而不惑矣

而況水花庭草皆先賢格言精義之所存又豈徒可以供宴娛
而已乎伯溫甫即其齋以藏焉脩焉所以養其內性理之學也
即其圃以息焉游焉所以養其外物理之學也是固有不可偏
廢者矣傳所謂人情為田禮耕義種而學以耨之者蓋以農喻
學此則以圃喻學也庸因或者之疑而釋之以為學圃詩序

群玉集序

蕭侯存道世為將家而被服儒術鉅公顯人四方知名之士咸
喜與之交遺以詩凡三亂餘首侯懼久或散軼乃哀稊成編號
羣玉集俾潛序之崧高之卒章曰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
好以贈申伯烝民之卒章曰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
以慰其心吉甫為申伯仲山甫兩人作是詩而序詩者皆以為
美宣王何歟蓋兩人雖賢有德非宣王莫能任使而褒賞焉觀

其職業之脩文物之備而周室之復興天下之平定可知也竊
意兩人之可稱道者非獨吉甫能知而言之諸公大夫至於國
人無不能知之能言之國史采其關於王政之大者播于樂章
謂之大雅是故學者得因其文繹其義世守之以為經而史所
不能盡錄者今皆無所於考矣侯以文武材受知
天子將使指樹軍功拊叛民殄狂寇事皆偉甚錫予之優志出
異數其赫然可見而上繫於朝廷者固當被之弦歌與崧高
烝民之什同垂於無窮若夫英俊之並游粲然有文以相接亦
足見方今材華之盛俗習之厚皆國家百年涵濡之澤培養
所致安可以一語一言之細而略之哉宜兼存之以俟後之剛
詩者庸弗辭而本諸古人序詩之旨志于篇端云

師友集序

師友集者張君伯雨所得名公贈言及倡酬之作也伯雨之生
去宋季未久其大父漳州通守公雅不欲諸孫秦於貴驕而縱
為異時華靡邀故事延儒先以為師教之甚篤而伯雨特聽寤
爽朗穎出不羣卅歲即務記覽弄翰為辭章方是時前朝遺老
宿儒魁士猶有存者數百年之文獻賴以不墜然皆尊其所聞
人自為學未嘗凌高厲空併為一談以事苟同伯雨覲其光儀
而矜其緒論如企嵩岱而得其高臨河海而得其大且深佩服
之素固非一日年運而往諸老相繼淪謝伯雨乃以壯盛時去
為黃冠師間出而觀國之光屬當文明之代一時鴻生碩望文
學侍從之臣方相與鎔金鑄辭著為訓典播為頌歌以鋪張太
平雍熙之盛伯雨周旋其間又皆與之相接以粲然之文如頃
鳴而麓應也逮伯雨倦游而歸入山益深入林益密並游之英

後多已零落而伯雨亦老矣後生晚出如春華夕秀奇米遞發
欲一經伯雨之品題者無不挾所長以為贄而伯雨皆莫之拒
雖細弗遺宜其所積之富如此嗟夫伯雨負其超邁卓絕之材
不徒有聞於家庭而脫落綺紈之習遂能遺世獨立周覽六合
必欲盡大觀而無憾其高風雅致固可槩見也雖然四十年間
氣運有升降人物有盛衰而文章之變化與之相為無窮述作
之家尚有考焉詩文總若干篇其次第不係乎齒爵位望而一
以歲月為後先方外十二士既編輯而校讎之復俾潛為之序
而刻真伯雨所居靈石山之登善庵潛之鄙陋言不足以盡意
序續集者寧不為之畢其說乎

繡川二妙集序

吾里中前輩以詩名家者推山南先生為巨擘傅君景文陳君

景傳其流亞也先生曩游太學未及釋褐而學廢士散束書東
歸避迹林壑明覽物興懷一寓於詩悲壯激烈有以發其邁往
不羣自視與石曼卿蘇子美不知何如近代江湖間咕咕然動
其喙者姑勿論也二君之年稍後於先生而皆有能詩聲景文
之詩精切整暇如清江漫流一碧千里而魚龍光怪隱見不常
莫可得而測也景傳之詩涵肆彬蔚如奇葩珍木洪纖高下雜
植於名園終日翫之而不厭也其以氣自豪則同宜乎能接先
生之儔執而與之參翺翔非餘子可得而預也予年復後於二
君而於先生為中表子姪行自卅歲侍先生杖屨而知愛先生
之詩顧以材器劣弱局量褊小不敢窺其涯涘徒有望洋而歎
可以配先生者二君而已予嘗因先生自序夢藁癡藁聽雨留
藁者重加詮次為二十卷題曰山南先生集而先生之交朋皆

已凋謝後生晚出有嗜好酸醜之殊由是未克大行於世二君與先生相繼死而其遺藁亦僅藏於家因訪而求之得景又所作若干篇景傳所作若干篇合若干卷題曰繡川二妙集而序其梗槩庶二君之遺風餘韻有託而不遂泯滅也先生韜光弗耀十五寒暑部使者強致之俾主教事不得已為之起後卒歸隱而終二君從俗浮沉嘯歌自適與先生俱能不以名自累名且有不有詩之傳不傳蓋無足為其重輕也雖然物之顯晦固自有時天下之實當為天下惜善而蔽之以待後世之揚子雲不亦可乎先生姓劉氏諱應龜字元益景文諱野景傳諱堯道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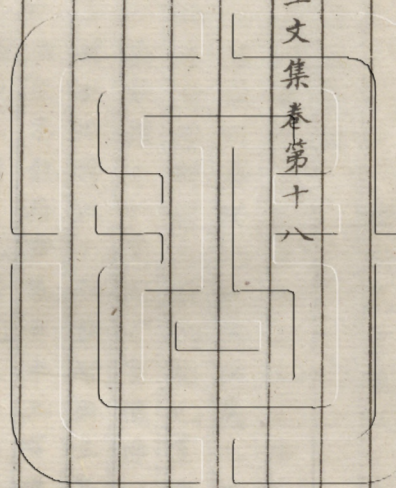
石門六觀詩序

東陽多佳山水涵碧有亭肇見於劉賓客之品題戴岷絕巖水樂環翠至於郭氏之石洞蔣氏之南園凡名公紀詠所及入於

圖志者不一而足石門在縣東南七十里山益高水益深尤為奇境而埋沒於榛莽翳蒼之間久未有登其秘者李君公澤厭城邑之囂煩始闢其地建別業而居焉既大治臺榭亭館據其要會以極遊眺之美又旁攬其勝槩號曰六觀各為一詩鄉先生與時之俸流咸共屬和而太常胡君為序於左方公澤復出以示予求題辭於篇首唐史載太尉中書令西平王李晟之子十二人咸有仕祿憲憲聽並至節度使而懇為左僕射同平章事聽為檢校司徒涼國公或曰愿即韓文公所序居盤谷者韓公述其言大丈夫以遇不遇為出處可徵也信如或者之說則愿嘗秉旄鉞專方面不可謂不遇豈非愿身為達官而心有所不樂遂遠引而去乎公澤故宋嘉定進士吏部尚書寶謨閣直學士之玄孫瀄祐進士通判慶元軍府事之曾孫而其祖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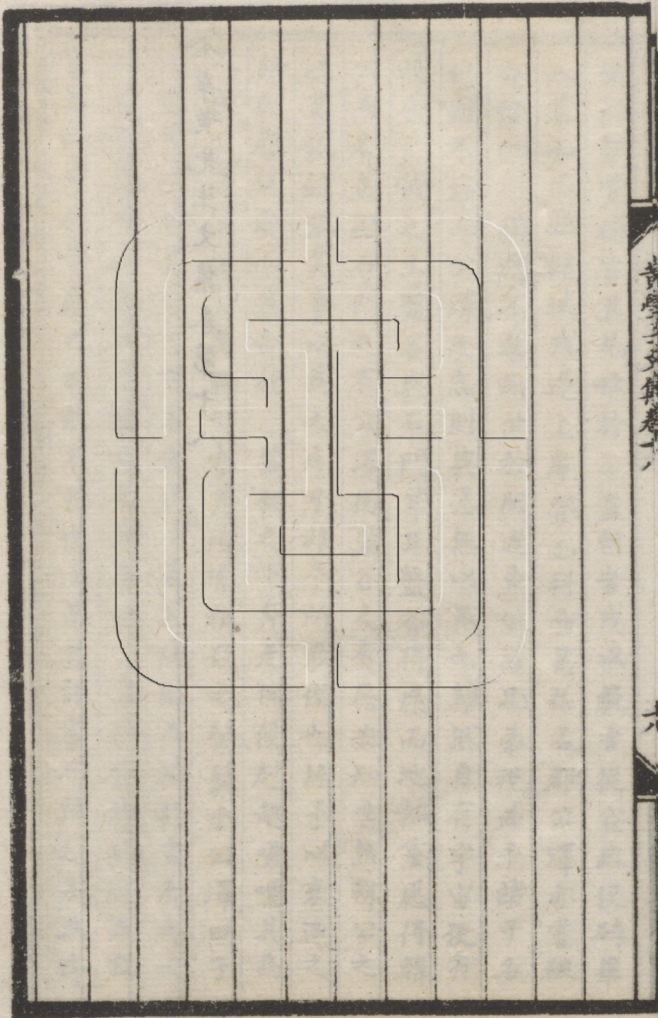
俱以世賞補官其兄仕於 皇朝者或以教官從宣政使辟舉
入幕而出臨絕域或遊上庠登乙科而累佐名郡公澤亦嘗被
命倅一州獨避不就而甘於肥遯由公澤兄弟視西平諸子名
位固不侔而公澤之志則與愿無以異也雖然自有宇宙便有
此山千載之上盤谷與石門等耳盤谷得愿而地始重愿得韓
公而名益顯石門之有公澤猶盤谷之有愿安知世無韓公之
鴻筆能鋪張其事以為之序乎非予所敢僭也矧予以衰邁之
餘強顏復起而竊食於 筆藪之下奔走伺候越趨囁嚅其為
人視公澤何如尚安能形容其清標雅致之髣髴乎公澤曰子
不敢自附於前賢可謂善揣分以區區陋微而擬於古之大
人君子無乃非其倫乎姑實勿論而以一言相慰藉於風月寂
寥之鄉可也予應之曰敢不諾因次第其語書而歸之是為序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十八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十九

續葉十六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十九

序

教苑清規後序

臨川危素編次

番易劉耳校正

續葉十六

天台教苑清規舊嘗刻真上天竺山之白雲堂後燬弗存今圖
 覺住山慶公懼久將廢墜乃取故所藏本重加詮次正其舛訛
 補其闕軼而參考乎禪律之異同捐已橐復刻焉昔者竊聞之
 儒以禮立仁義離禮于仁義不可言儒佛以律持定慧離律于
 定慧不可言佛故雖佛以一切種智攝三界必先用戒菩薩以
 六波羅蜜化四生不能捨律蓋自中土有佛法以來僧多居于
 律寺至百丈始別立禪居此清規之所由作也且古今殊時人
 情亦異帝王制禮不能無所損益佛氏之為法其何獨不然律
 律儀如聖人之有經禮雖非後世所便習而未嘗不傳于今清

續葉十六

規如先儒之有家禮雖皆一時所訂定而未嘗不本于古百丈
創為清規以輔律而行天台大師兼善毗尼其後人亦因叢林
之日用而折中之以匡持其教今所謂教苑清規也歷歲滋久
諸方所守百丈遺法已互有不同山家宜有不能與之盡合者
若夫通其變而以時措之其致一也慶公方究心淨業而能垂
意于威儀節文之細如此內外交相養之功可謂兩盡之矣非
來者所宜取法歟是用不揆其凡陋而為之序系諸篇末云爾

珪上人詩集序

予識珪師于南湖時師方以第一座尸教事學徒常數十百人
予間從旁聽其談性具之旨娓娓千萬言珠貫而縷解固已心
竊異之而未知其兼善乎世諱文字也它日師示予以所為詩
如千篇且徵予序其首予為之玩誦累日其風容色澤恬緩而

豐暢明金絳羽出媚林谷非若夫空株敗枿歛生之芝譬過人
目而已蓋師之先君子曰碧峯李君當宋之季嘗鼓其辭鋒三
籟于春官而伯氏文叟亦用文墨角逐武取鄉薦膏潤所被
華葉沃如也豈師之去父兄雖既久而習氣有未忘耶予聞衡
台之書富將毋府業之者必章刮旬析水極其趣又必括之于
一心導之于萬行以要其歸非植強方敏智沒世不能卒其學
自夫殊宗異派不得以兼通而奚暇揮豪擲簡放浪乎水情雲態間
哉寓無碍辯于世諦語言師之為能則多矣雖然夫工射者之控
弦注羽未始不志乎巴蛇九日而穿楊貫蠹要亦同盡其殼是
故解牛之為技養生之為道一也師之為詩技歟道歟予不得
而辨也而安能序作者之意乎姑寘予言篇端覽之者無規規
焉于詩求求之可也

會上人詩集序

為浮屠學至言語道斷而止于詩何取乎然在其教中一切法皆佛法世諦文字固與實相不相違背也是以昔之高人上士遊戲乎山光水影之間以陶寫其性情者比比有之而于今為尤成就予所識而言若元菴會上人又其卓然者矣始予侍坐于南陽仇先生而語為詩先生稱今之詩僧必曰元菴後十數歲與上人相見鳳凰山下獲覩吳興趙公所書上人詩如千首予嘗評其人峭然獨立如霜松雪柏而其發于清辭秀句如青田露寒白鶴一鳴也今年秋客南岸乃得因蜀郡虞公所序上人詩集如千卷而觀其平生所存之槩益知上人之呻吟嘯呼以簸弄萬物于烟雲寂寥之鄉者直其寓耳工人契心印于佛心慧禪師而爾然退處下列衣懷食色瓦鐵迴晚夫狘牀白拂

高談人天之表有不以屑其意者其度越流輩獨詩云乎哉顧予適遊乎方之內于上人之道未能盡大觀而無憾也凡古今為詩之變虞公既備論之是用推本其所以為詩者在此而不在于彼後之續高僧集者或有考焉

覺隱文集序

覺隱道原師遊學于永康胡先生而得法于徑山佛鑑和尚凡所撰著志在乎衛道而未嘗徒作自其同袍至于章甫縫掖之士莫不有味其言高君子明始以其文與天隱至公之牧潛薰咲隱訢公之蒲室薰會粹成編號三隱集刻而傳之木巖植公以為序牧潛蒲室者皆當世文章鉅工而覺隱未之有序爰屬予題辭于篇端夫三隱之文鼎立天壤間非可優劣予何人敢以鄙陋之言自附于大人君子之末乎然竊觀師之論文命意

必欲其合乎道遣辭必欲其順乎理故其比事連類託物引喻
娓娓千百言咸有補于世教而于儒釋氏同異之辨尤致意焉
蓋世出世間為法不同為教亦異而于此乎于彼乎受其教者
均是人也萬人一心萬心一理則道豈有二哉譬如人有所適
飛橈鼓楫無慕乎車之安斲衛方軌無羨乎舟之利所趨之途
不能不異所造之地則同因其所造之地同而疑其所操之器
可以互用遂指虞甸工倕之所作為車莫仲吉光之所造為舟
則過矣非達人大觀孰能會其異而要其同乎天隱嘗謂三學
浮屠各私其教為兒戲之爭市井之閑咲隱亦謂禪者之說與
止觀同今之縱傲自得者漫不知為何事而曰吾祖云吾祖云
是猶同中之異耳儒釋氏之徒各私其教縱傲自得者抑又異
中之異也師獨汲汲焉務挈而合之以求夫異中之同其為衛

關

紀夢詩序

自先王夢後之法不傳後世史家所記夢之奇驗可徵不誣者
固多而人莫不有夢不必皆可驗于事也重紀至元之元年春
予忝以非材備員國子學官其年秋校文上京夜夢觀新進士
上謝恩表哀然出班前立者諸生遜都思其氏拜求其名明善
其字也予既竣事而歸則聞明善已預在京薦名既已上于春
官而科舉事遽廢予頗疑夢之不足徵明善退自有司歸就弟
子列尋以憂去服闋來京私試數占首選時予猶居國學其夢

如初私試之法以入學之先後貢十人而止明善適在十人之
 外方待來年而未及釋褐予益疑夢之不足徵及予請外南還
 而中書用臺臣之請計奏被上旨復以科舉取天下士予亦
 復夢如初至正改紀之年也是歲明善果再薦于京師二年春
 以正奏召入對廷遂為進士第一予夢于是始驗其兆見
 于科舉將廢之初其應在于科舉復興之後天者素定久矣夫
 豈人力也哉蓋古者卜以三兆筮以三易必參之以三夢夏日
 致殷曰簡周日成陟其術皆亡粗可考者獨周有占夢之官所
 掌六夢一曰正二曰噩三曰思四曰寤五曰喜六曰懼而六夢
 之占有二其善而吉則以獻而歸美于上其惡而凶則贈送而
 去之予向之所夢以為噩歟則明善旗係之貢學殖之富溷以
 一第不足驚愕也以為思歟則六館之士數百人予所思者不止

明善也以為寤歟則明善之氏名非予覺時所常道也以為喜
 歟懼歟則予于明善未嘗喜其得而懼其失也無所感動而自
 夢殆正夢歟非見于科舉之將廢而夢固不應在于科舉之
 復興則夢可謂吉矣時之文人才士內交于明善者聞予言往
 往為詩以紀之好事用會稱成卷求予悉于卷首以實其說予
 聞詩言牧人之夢其占以魚為豐年旒旗為人眾釋之者謂此
 即所獻之吉夢也荆今

聖神在上文運方新其事有大于牧人之所夢者願予疏賤不
 得如古之牧人獻其吉夢而歸美焉若夫諸公嗟嘆之不足而
 永歌之則小雅詩人之意也雖然廢興得失之故固出于天者
 之素定苟未能修其在人而徒欲取必于在天可乎孟子曰命
 也有性焉此予與明善之所夙講不敢以瀆告之也

贈余生詩序

昔西山蔡氏善言地理先師朱子深有取焉而朱子之門不必人人皆西山也蓋地理術者之事以儒者而兼通其說持博聞多學之一端耳曷嘗以是為學者所急乎後生小子羣居終日視記誦詞章為不足為而獨以不知地理為耻探奇勦說憑虛造言人自為家務以取勝俗習所尚相帥成風抑又西山時所未有也觀其論辯馳騁出人意表誠若可喜是以孝子慈孫甘受其欺而曾不悟反疑術者未覩此秘往往委已以聽焉甚者變置百年之丘壟使先世體魄不得安于地下有人心者所不忍言予之病此久矣故先又之葵凡擇地一付之術者士友或來咎予不學地理而輕信人言且為圖說以見告其圖則一周一阜悉加以醜穢之名其說則旁引曲譬押揚開詭怪莫測每

更端必助以悲哉悲夫可為太息流涕等語大抵皆場屋中諱世之浮詞予固已厭其強聒逮今十有五年其說訖無所驗而術者之言可徵不誣予于是益信地理果非學者所急欲擇地但當擇術者而已蘭溪余生今之所謂術者而樂交于吾徒持所得贈言若干篇求予為之序予方懼書以進謾亂其術余生乃不自以其術為可恃欲藉諸公之餘論以收名定價于一時豈亦未能免俗乎余生誠能益進于其術而無速于自售俟有如西山者出徐起而就正焉彼沾沾動其喙者將自息矣余生之術不患其不行也鄙野之言不足序作者之意同志之士倘有繫于心乎

平宋錄序

平宋錄者紀淮安忠武王平宋之功也王廟在杭城燬于災監

察御史言王宣勞戮力弼成正統功莫大焉宜令有司復其祠
 宇仰副 國家崇報之意御史臺上于中書省以聞已披
 旨可其奏而江浙行中書省亦以為言乃命中順大大本投下
 諸色總管府達魯花赤普化乘傳而南與行省官同派其役廟
 之告成也行省既請胙王以大國錫銘于石章且俾儒司刻平
 宋錄于杭學以修其傳按錄之舊文與
 勅賜王廟碑開國元勳佐命大臣碑
 皇朝經世大典所序平戰開有不能盡同二碑大典皆史家承
 詔撰著今悉取正焉他書有可證據則增入有當參訂則附註
 餘無所考者並存其舊以俟史官之裁擇王世胄之懿官伐之
 隆德器之宏敷烈之戎則有制詞及碑文在謹以冠予篇端茲
 不敢贅述也

李節婦詩序

節婦馮氏名易安大名南樂人山東東西道提刑按察使關之
 孫湖州錄事汝弼之子武宣縣李君如忠之繼室也李氏故為
 金之宦家今古籍東平汶上高祖曰仲畧山東路按察使曾祖
 曰景雲御史中丞祖曰先永昌令父曰道 國朝至元間從下
 江南因寄居於越君初娶探馬赫氏有子曰某生十年而探馬
 赤氏卒錄事時君仕越之篔簹庫以節婦歸馬僅再暮君遽以疾
 卒大德某年四月某甲子也君垂歿時語節婦曰吾已矣爾其
 奈何節婦引刀斷髮誓靡它方是時節婦年二十有七其子二
 人任甫一歲伏方娠後兩月始生汶上之族及探馬赤氏之家
 聞君死多留資合內外屬南來悉取其所蓄聚而攜其子任以
 去節婦一聽其所為弗與較四壁蕭然室惟兩柱而已閨巷之

人莫不哀之節婦有姨母事山陰尉李君良佐賴其力奉檉葬城東北戰山下錄事君念無以資衣食將嫁之節婦爪其面流血以死自誓錄事君知不可奪為養女求贅婿以周給之蓋其孀居者十有九年二子既克有成立乃以奉定元年春遣李君暨探馬赤氏之振返美汶上北壁之次中書平章政事王公實為之銘于是南北聲問阻絕已久宗妯里黨意其必已更適人或疑為死矣聞其來皆大驚太息至泣下節婦俾任留奉丘隴而與伏來越上以存江南之祀一時名人多為賦詩屬予以序予惟方全德教流洽俗化滄美女婦能以義自守而見褒表者無地無之其遺位變故始也能居人之所不堪終也能伸已之所欲為若馮氏者幾人哉庸直書其事于卷首俾覽者知其賢與它見褒者表固不侔也贊美之辭則篇什存焉

義烏志序

義烏自秦為縣歷漢唐訖五季見于前史與它圖記者或總序一州一郡或畧舉一事一物其詳靡得而周知宋元豐舊志出于縣令校書郎鄭安平而所紀下及南渡以後非必其本書咸沿續志出于潘之族曾祖漕貢進士應劭手藁具在而別本互有異同蓋方纂輯而未經裁定亦非其成書矧自

國朝統一函夏縣地入于職方已七十有八年官府之建置人材之登用風俗之趨嚮戶口之名數貢賦之品目悉無所登載可不謂闕典歟為政者迫于簿書期會求監碎務未遑有所咨訪也今縣大夫操約馭詳而事無不理爰以暇日詢山川形勢地之所生語言土俗博古久遠之事得元豐咸淳二書屬潘重加詮次以傳潛哀朽荒疏無能為役乃俾王生禕朱生濂合二

書而泰之郡乘刪其繁冗訂其舛誤法當補書則引類相從而
增入之附以辯證釐為七卷仍以圖冠于卷首潛既辱視其成
因為之序會兩生並赴秋闈遂俾傅生藻相與校正歸于執事
者而刻焉見丈夫達魯花赤儒林郎亦璘真畏兀而人尹承直
郎周思泰許州襄城人

貢侍郎文集序

延祐初元故內翰貢文靖公較藝江浙鄉闈潛以非才誤蒙薦
送忝綴末科公既入居文學侍從之列而潛隨牒遠方浮港州
縣晚乃登畿將以門生禮見則公捐館舍已久猶幸與公仲子
侍郎公託契家之好而締文字交侍郎由供奉翰林外補而復
以元官召累陞次對潛適自退休備員歡講同官為寮日相款
洽屬有吏事罔敢不親其職業辰八酉出無須史問于侍郎之

高文大冊長篇短章雖時獲窺豹一斑嘗鼎一臠終未能盡大
觀而無憾也潛以老得謝歸卧林麓侍郎方峻躋臺省出駕使
車相望日益以遠諸生有辱侍郎謂之進而旅于門下之士者
彙次其文集為若干卷持以示潛始遂其快觀厭飲其雋永之
咏焉昔之論文者蓋日文之體有二有山林草野之文有朝廷
臺閣之人夫立言者或據理或指事或緣情無非發于本實有
是實斯有是文其所處之地不同則其為言不得不異焉有一定
之體乎侍郎蚤從文靖公至京師而與英俊並游于成均逮釋
褐授官而踐敬中外在朝廷臺閣之日常多故其蘊蓄之素施
于詔令則務深醇謹重以導宣德意而孚眾聽施于史傳
則務詳贍精覈以推叙功伐而尊國執施于論奏則務坦易
質直以別白是非邪正利病得失而不過為矯激他歌詩雜著

贊頌碑銘記序之屬非有其實不苟飾空言以曲徇時人之求
至于宦轍所經名區勝地大山長谿窮林邃壑風嵐泉石幽遐
奇絕之樂有以動其逸興而形于賦詠與時人靜者互為倡答
率皆清虛簡遠可喜亦非窮鄉下土草野寒生危苦之詞可同
日語也蓋其為文初不矜于一定之體安知其孰為臺閣孰為
山林也耶東坡先生曰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在平
地雖一日千里無難及與石山曲折隨物賦形不可知也所可
可知者常行于所當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欲知侍即
之為文請以先生之言觀之至正十又五年秋八月甲子黃潛
序

族譜圖序

古者圖譜有局掌于史官局廢而士大夫家自為譜言氏族者

或謂黃氏嬴姓陸終氏之後或謂黃氏出于帝高陽者自柏翳
賜姓嬴而其後有江黃諸國為楚所滅子孫之任楚者有黃歇
出于金天氏者自臺駘封汾州而其後有沈妣辱黃諸國為晉
所滅子孫之任晉者有黃淵皆以國為氏或又謂嬴之得姓始
于柏翳祖皋陶而本金天可盡據乎漢尚書令香太尉瓊父子
江夏人唐之江夏暨會稽零陵巴東西郡江陵洛陽晉安八郡
各有黃氏而今也同望江夏何以別乎官失其守而譜學墜絕
乃欲旁引曲證而推及于千載之上固難矣惟婺之黃氏由金
華從越之剡洪之分宣城豐信之弋陽江陵之監利為五大族
而潛之九世祖八世祖仍居婺之浦江舊譜以為自分來寧歸
而郡志所載黃氏墓在浦江者見于開元十道圖則浦江之有
黃氏已久似未可以舊譜為信要之其言必有所本無從考質

也七世祖始徙義烏族日蕃衍系序之承傳支屬之分異斯可得而詳焉六世祖隱居弗仕用薦者當授官未命而沒五世祖亦隱弗仕遠我高祖乃以子貴累膺贈典其以進士登于科者我曾祖一人而已先祖先考在異時俱嘗補官而未及祿潛際今盛世叨備官使而獲推恩于二代頌以鄙劣無似弗克負荷駸尋暮景懼一旦殞滅以為天滅安可無使後人知夫源流之自而思允其宗乎昔太史公處堅自序本出于金華而其譜止及于分寧七世以上皆畧弗著蓋慎之也庸敢竊取斯義斷自九世祖以下丘隴之高定祭享之不廢者為之圖若譜遠不可知疑不可明者悉闕焉凡為圖譜之法親者宜詳疏者宜畧為子孫者各詳其親則其所畧者自可見今不以親疏為間而有所或遺者恐諸房子孫不必人人能有其圖譜而于所親各

致其詳也來者當思補其所未備而無厭其傷于繁哉

後序

潛作族譜既闕其所疑與其所不知舊語所無者亦不敢妄有增入然尚有當考訂者我七世祖妣宗氏觀文殿學士忠蘭公澤之女弟忠蘭公之子直秘閣題誌其墓孫男五人其二人曰公顯公煥今見于譜者孫男七人惟上三人與誌合其下有無咎少亮潛之楊祖而無公顯公煥誌乃當時所作必無謬誤非之更易則譜之脫遺也江浦之花橋有黃將軍廟在我九世祖墓之旁將軍名仁環卿先生倪朴為立像載其捍衛鄉井之功甚悉子孫至今不絕同里細人之家皆黃姓而散處于邑中者多士族疑上世必同所自出歲久而失其世次譜所以不及也義烏之蘆岩有紹熙四年進士名耕字子野仕至郡通守按登

科記于我祖曾為諸父行不知何以亦不入于譜也抑嘗觀太
文公庭堅自序其先金華人七世以上失其譜而豐城譜乃其
于七世之上又遞求得其四世且謂其先由秀而發由發而洪
越之新昌有庭堅同年進士某推序昭穆知為兄弟而進士之
從曾孫禮部尚書度乃謂黃氏居江浙者大抵出于建之浦城
其先由建而發由發而越二說尤異併識于此以待咨訪焉

說

唐生字說

東陽唐生名圭而其為字者不與名配求子有以易之予既字
之曰公謹甫且告之曰玉之為物也至貴為器也不一而莫重
于圭是以古之用于朝聘者執之如不克焉謹之至也夫蔽明
而有瑛充耳而有瑱佩而有珩璜琚瑀起量也而有駟琮發兵

也而有牙璋固皆服用之所貴若共為國之重器則有圭焉九
寸而為桓也寸而為信為躬者天子之命諸侯之守也命尊而
守嚴能勿謹乎傳曰玉不琢不成器生蓋幾于成矣故子獨告
之以其持之而無朱墜焉者曰謹而已嗚呼其懋敬之

李生字說

中山李生弘道之字曰仲能為之說以繹其義者三人矣而未
足以厭其欲復未微予言文冠而字禮也冠禮廢不舉而字之
配名者不廢今也在禮始冠三加皆有祝之字辭一而已一字
而三說焉今之又今也雖然生之名若字得無取諸吾聖人所
謂人能弘道者哉舜何人子何人禹稷顏回同道人也道也果
且有古今乎哉道未始與世推移而人不必皆聖智皆賢有德
惠夫有能有不能耳生其勉之姑以名字自守而行乎吾聖人

之言無務以多聞為也

鄭生字說

若昔所記聖人心學之要，不曰中乎？堯之一言至約也，舜蓋以三言則已詳焉。孔子贊易復因三百八十四爻以明夫用其中者至矣，盡矣，蔑以加矣。廣信鄭生无吉之字，曰得中，蓋有取于離之六二生之。父若師，剖析文象為之，訓辭諄諄，數百言富矣。哉而生不以為足，將求予申言之。嗚呼！道可受而不可傳，如以言則生所聞于父師皆鍼石也。默識而自得焉，雖三聖人之言猶登第也。無易由書，無曰苟，兼予竊用，以自警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生其勉之。

蒲察仲敏字說

仲敏名志學，徵予序其為字者。序曰：昔者孔子與顏淵言仁，顏

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與曾子言孝，曾子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而孔子之自道則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也。者，賢者不自以為敏，故如恐弗及。聖人固無事於敏，猶勉焉。孽孽由是觀之，進學之功，孰先于敏乎？六經之言學，始于說命。說之言曰：務時敏為學之貴乎？敏自古而然矣。雖然，學以為政也。孔子蓋曰：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則敏者又所以從政歟？仲敏之講學有年矣，可以出而從政矣。予既知其敏于學，抑有望其敏于政，序其字，因以勗之。

啓

謝鄉試主司徐照磨啓

三月十三日蒙恩賜同進士出身者，祇命以還，撫躬無措，載循忝冒，竄有寅緣，竊以詩詠思皇，修成周之多士，史稱聞出彰大。

漢之異材垂照來今蔚為盛世然必鄉書上獻乃登天府之名
計史與偕方署太常之籍凡皆重乎其始進是故擇焉而愈精
昔在熙朝率由茲道矧右文而興治若先烈以敷猷蒐曠典于
三紀之餘採羣英于千里之外爰發束帛殆幾定然而有聞于
于纓冠孰甘賸若以自後棘連聞而並樹袍何白以太紛惟薦
送之定員實抑損于舊制加以文非故習蕩無架度之可稽業
業有專攻競出管闕之餘見飾辨麗者或非雅馴之體微幽眇
者或昧精役之原乃欲定去取于一日之間而使論安危于九
重之上其所繫者大矣豈不確乎難哉自非精鑒裁以持衡攬
英雄而入彀妍媸並照細天不遺則何以闡賢路之初程承天
光之下燭群時盛舉屬我宗工宜搜傑異之材仁副詳延之意
如潛者器資竅陋術業疎蕪造迹英躋猥玷譽髦之造晞光華

旦謬充所弛之求敢期小技之曲迂亦借大方之品目忘其瑕
垢不俟三獻而遽收出諸泥塗輒與芥朋而前列辱米甄之及
此頌庸謏其奚堪粵陪方物之陳荐入春官之考論言俯被雍
容衢室之詠積奏森羅煥爛上方之札盍少禔于未議度無負
于殊知夫何鼓已至于再主咸寶臨于咫尺屢終條對靡中題
評扶以先登徒愧大宮之士存志勿去偶同矍圃之賓叨綴第
以為榮省恩流之有自茲蓋某官先生導揚德意砥礪文風假
華衮之寵褒曲垂薦籍致難旒之過聽獲預併容濬敢不勉企
前修益圖後效鞭駑附驥豈十駕之難追磨鈍為銛尚一割之
可用上酬亨遇次答隆私激烈情深鋪茶語淺

賀周縣丞啓

策名昕陞贊邑海壖榮命載行輿言胥慶惟古有詳延之禮肆

時多間出之材於皇昌辰幸新曠典文場初啓類霑優渥之恩
英毅重張果極俊髦之選科目見謂得士州縣豈徒勞人蓋將
任以事功必先養其譽望某官卓乎懿行允矣令儀獨抱遺經
詞章固為餘事究觀當世設施匪事空言粵策雋于鄉闈遠旅
陳于方物褒然高舉藉甚能稱可緣再鼓而少衰仍與十朋而
前列用膺妙柬式副旁求日吳形庭既親承于大對天臨黼座
宜密近于清光倏是際胡然引却姑一登于選部不再轉而為
丞庶出緒餘稍甦疲瘵任聽酬庸之美亟觀圖任之新某猥以
陳人覩茲盛事雲霄直上詎為儒者之榮膏澤下流尚慰斯人
之望聊攄悃悃少助忻愉

通李州判啓

晉登上第臨佐偏州偶緣臭味之同遂託雲仍之雅輒憑書問

庸俊車音共惟某官流慶仙源飛英學海故家舊物陋祀宋之
莫徵大冊高文卑晁董之所對科目之士于斯為盛州縣之職
夫豈徒勞此展材敵力裨治化風行草偃里無研筆之民川泳
雲飛座有彈冠之容載新觀聽允賴作成屬當視福之期敢後
典戴之詞潘良逢漫述揚息素餐忝冒謂何久自慚于揚靴瞻
承伊瀕幸毋爽于及瓜拱候晤畫悉摠下悃

公文
陳七依舊致仕咨文

伏念潛誤玷科名叨塵官使幸獲逃于瘴曠每思戒于滿盈所
以不待引年自請納祿一歸田里五閱星霜夫何姓名猶存乎
齒錄之餘造化曲盡乎陶鈞之妙遂令朽質仍預清流起從外
監之散員入就葉林之僊直北扉視草東觀緬書扈蹕上京談

經內府躡躡勸講之職忝陪侍從之班庸謏奚堪僥逾特甚方陳免贖俄俾賜環專使在門

大君有命靡得以循墻而避是用不俟駕而行揣微分以凌兢感深表而激烈起起故步黽勉汗顏孰知既去而復來豈非以退而為進不圖控巖曷道譏評而况蒲柳易零桑榆已迫隕越

是懼補報無由敢祈叩于洪鈞願保全于末路尚惟矜察轉以上聞

代浙東憲使請立耶律文正公書院公牒
竊謂人能弘道學必有師仰惟碩德之閔生實繼先儒之正統流風未遠世澤猶存不有專祠曷彰遺烈伏見故昭文館大學士兼國子祭酒贈資德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右丞上護軍追封添水部郡公謚文正耶律公前代賢王之貴胄

本朝上相之諸孫負深沉不器之資懷耿介拔俗之志爰親師而取友用修己以治人粵若

世祖之時咸宗許氏之學克嗣其業允屬于公卓居輩行之先式膺付託之重一貫忠恕之妙獨傳于曾參三千弟子之徒同師于有若凡卅堂而入室必蹈矩而循規一從國學之建官三為祭酒以設教啓前賢之蘊奧斥後學之楷模青青子衿觀時髦之傑出爰交東帛承天寵之褒嘉逮諸老而懸車復與歎于當守特馳乘傳加錫上樽高朗令終既疏封而告第華皓一節已定謚而易名孰知鄉國之舊居尚缺禮祠之精舍當職久司風紀博采輿言謂後人苟獲瞻其儀型雖異世亦將知所觀感宜立書院而修其祀事仍置山長以領其生員庶幾人材之作興可備國學之任使誠非小補是用申明

於其下... 廣而... 反風... 山...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十九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十九

... 於其下... 廣而... 反風... 山...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十九

